

玉照新志

提要

《玉照新志》六卷，宋王明清撰。此书多谈神怪及琐事，亦间及朝野旧闻，及前人逸作。所载胡舜申《己酉避乱录》，颇诋譏韩世忠，明清不为置辨。盖当时相去甚近，毁誉纠纷，尚未论定。宋齐愈狱牒一条，深不满於李纲，则《朱子语类》亦有是语，非好诋譏正人。他如王尧臣《谏取燕云疏》，李长民《广汴都赋》，姚平仲拟劫寨破敌露布，皆载其全文，足资参证。又如载曾布、冯燕《水调歌头》排遍七章，为词谱之所未载，亦足以见宋时大曲之式。盖明清博物洽闻，兼娴掌故，故随笔记录，皆有裨见闻也。其曰《玉照新志》者，自序谓得一玉照於永嘉鲍子正，又获米南宫书玉照二字，揭之寓舍，因以名其所著书云。

序

慶元戊年，明清得玉照一於友人永嘉鮑子正，色澤溫潤，制作奇古，真周秦之瑞寶也。又獲米南宮書“玉照”二字，因揭寓舍之斗室，屏跡杜門，思索舊聞凡數十則，綴緝之，名曰《玉照新志》。務在直書，初無私意，為善者固可以為韋弦，為惡者又足以為龜鑑。間有奇怪諧謔，亦存乎其中。若夫人禍天刑，則付之無心可也。長至日，汝陰王明清書。

玉照新志·卷一

神廟聖意，銳於圖治。熙寧之政，既一切變更法度，開邊之議遂興。洮河成功，梅仙拓地，然後經理西南小羌。韓存寶以弗績誅，繼而永洛大衄，徐禧之徒死之。由是恥於用兵，上亦鬱陶成疾。元祐初政，廟堂諸公共議，捐其所取。紹聖、崇寧紹述之說舉，竄逐棄地之柄臣，取青唐，進築湟鄯銀夏。至童貫、蔡攸乃啓燕雲之役，馴至靖康之禍，悉本二子紹述。思之令入痛心疾首。

元祐黨人，天下後世莫不推尊之。紹聖所定止七十三人，至蔡元長當國，凡所背己者皆著其間，殆至三百九人，皆石刻姓名頒行天下。其中愚智溷淆，不可分別，至於前日詆訾元祐之政者，亦獲廁名矣，唯有識講論之熟者，始能辨之。然而禍根實基於元祐嫉惡太甚焉。呂汲公、梁況之、劉器之定王介甫新黨呂吉甫、章子厚而下三十人，蔡持正新黨安厚卿、曾子宣而下六十人，榜之朝堂。范淳父上疏以為殲厥渠魁，脅從罔治。范忠宣太息語同列曰：“吾輩將不免矣！”後來時事既變，章子厚建元祐黨，果如忠宣之言。大抵皆出於士大夫報復，而卒使國家受其咎，悲夫！

元祐初修《神宗實錄》，秉筆者極天下之文人，如黃、秦、晁、張是也，故詞采粲然，高出前代。紹聖初，鄧聖求、蔡元長上章，指以為謗史，乞行

重修。蓋舊文多取司馬文正公《涑水紀聞》，如韓、富、歐陽諸公傳，及叙劉永年家世載徐德占母事，王文公之詆永年、常山，呂正獻之評曾南豐、邵安簡借書多不還，陳秀公母賤之類，所引甚多。至新史，於是《裕陵實錄》皆以朱筆抹之，且究問前日史臣，悉行遷斥，盡取王荊公日錄無遺，以刪修焉，號朱筆本，陳瑩中上書曾文肅，謂‘尊私史而壓宗廟’者也。其所從來亦有本焉，覽者熟究而攷之，當知此言不誣。

紹興庚申，金人以河南故地歸我，詔以孟富文庾爲東京留守，富文辟畢少董良史以自隨。未幾，金敗盟，少董身陷僞地者累年。嘗於相國寺鬻故書處，得熙豐日曆殘帙數葉，無復倫序。少董南歸，出以相示，於是緝其可以傳信者凡八條，今錄於編，亦有已見《裕陵實錄》中者，併存之。

云中書劄子：度支員外郎、充龍圖待制，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呂大防奏：“伏見本路鳳翔府寄居著作佐郎、前崇文院校書郎張載，學術精深，性資方毅，昨因得告尋醫，未蒙朝廷召命，義難自進，老於田間，衆所共惜。臣未敢別乞朝廷任使，欲望聖慈，且令召還書館舊職。有不如臣所舉，甘坐罔上不忠之罪。候敕旨。”奉聖旨依奏，許朝參，令發來赴闕，依舊供職。

又云中書省劄子：已降勅旨，奉使高麗船，第一隻賜號凌虛致遠安濟神舟，第二隻賜號靈飛順濟神舟。右奉聖旨。額且令御書院如法書寫，一面疾速入急遞至明州交割，及本州製造牌額安排。所有勅牒，令安燾等收掌。

又云均州奏：爲本州編管、前漳州軍事判官練亨甫，逐次與兄練劼、弟練冲甫往女弟子魯麗華家踰濫。後收養在寶林院郭和尚房下，令求食。因探見魯麗華與百姓王九在店飲酒，喚歸寺，毆打魯麗華。致樂營將申舉，已送司理院照對去訖。奏聞。

又云晉州奏：據雄州防禦推官、知秀州崇德縣事、充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狀。欲乞令今後春秋釋奠，並以兗鄒二公配享。如允所請，乞即下禮部定奪次序立式，伏乞備錄聞奏。州司所據陸長愈狀奏聞，候勅旨。尋下太常寺定奪申部，今據本寺狀看詳：‘先聖文宣王以先師顏子配享，及以次從祀，皆其門弟子也。孟子知道，固當知尊禮，然與孔子異代，難與顏子並行配享之禮，所請難議施行。’申部看詳：‘太常寺所定未得允當。古者配享及從祀，但取著德立功，其道有以相成者，不必皆用同時之人，如蜡之祭也，主先嗇而祭司嗇，先農之配，即以后稷神。勾芒爲少昊氏之子，祝融爲高辛氏火正，今春秋之祭，則勾芒配伏羲、祝融、大庭，迎氣之日，又爲從祀，是異代之人得爲配祀明矣。唐貞觀二十一年，詔伏勝、高堂生、杜預、范寧之徒二十一賢，與顏子俱配享孔子廟堂，至今猶爲從祀。孟子於孔聖之門，當在顏子之列。至荀況、揚雄、韓愈皆發明先聖之道，有益學者，久未配享，誠爲闕典。伏請自今春秋

釋奠，以鄒國公孟子配享文宣王。設位於兗國公之次；所有荀況、揚雄、韓愈，並以世次先後，祀於左丘明等二十一賢之間。所貴上稱聖朝褒崇儒賢、備修祀典之意。謹錄奏聞，伏候勅旨。’帖檢會左丘明至范寧等二十一人並封伯爵。如允所請，即乞荀況、揚雄、韓愈並加封爵。自國子監及天下，至聖文宣王廟皆塑鄒國公像，其冠服同兗國公。仍畫荀況等像於從祀之列，荀況在左丘明之下，揚雄在劉向之下，韓愈在范寧之下，冠服皆從封爵。奉聖旨依。

又云勅下江東轉運司斷：‘太中大夫、充龍圖閣待制、知江寧府陳繹爲前知廣州日，將造到公使庫檀木觀音，將松木觀音換檀木觀音入己；并將公使錢糴糧餵飼自己白鷗等，并役使土丁槍手修築廡宇内地基；及并將官乳香於神寺獨自焚燒，并申奏辨明所犯虛詐，及取勘時逐次虛妄等罪。并男承務郎、新差汝州洛南稻田務陳彥輔，役使廣州軍人織造木綿生活等罪，并取勘虛妄，併將仕郎、試國子監四門助教郭應之於廣州公使庫受供給，與陳繹管勾宅庫，買物虧價。陳繹合追見在太中大夫，舊官諫議大夫、龍圖閣待制。或以職當徒一年勒停，緣前項輕罪內犯盜賊一疋，仍令准例追毀出身以來誥勅文字，除名勒停。放陳彥輔各從杖一百。私罪上定斷罰銅十斤。放郭應之該赦。’奉勅並依斷，內陳繹特免除名勒停，落龍圖閣待制，仍追一官，差知建昌軍替鄭琰成資過滿闕，陳彥輔特衝替。

又云王安石劄子奏：“幸遭聖運，超拔等夷，知獎眷憐，逮兼父子，戴天負地，感涕難勝。顧迫衰殘，糜捐何補。不勝螻蟻微願，以臣今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爲僧寺一所，永遠祝延聖壽，如蒙矜許，特賜名額，廣昭希曠，榮遇一時，仰憑威神，誓報無已。取進止。”奉聖旨，依所乞。以‘報本禪寺’爲名額。其中載練亨甫事，亨甫以知經術馳名熙寧間，爲王荊公之高弟，而所坐迺爾，殊不可曉。又恐在謫籍，一時官吏迎合觀望，如秦少游，未可知耳。

章聖朝，种明逸抗疏辭歸終南舊隱。上命設宴禁中，令廷臣賦詩以寵其行。獨翰林學士杜鎬辭以素不習詩，誦北山移文一遍。明逸不懌，云：“野人焉知大丈夫之出處哉？”熙寧中，王荊公進用時，有王介中甫者，以詩詆之云：“草廬三顧動幽蟄，蕙帳一空生曉寒。”荊公不以爲忤，但賦絕句云：“莫向空山覓舊題，野人休誦北山移。丈夫出處非無意，猿鶴從來自不知。”蓋取於此。中甫三衢人也，昭陵時中制科，仕裕陵爲從官。子沆之彥允、漢之彥周、渙之彥昭、滄之彥楚，皆近世名卿，今家居京口。

熙寧中，有太廟齋郎姜適者，淄川人，樞密遵之孫。嘗從開封府覓舉，還鄉途中，有平輿數乘，每相先後，初亦不暇問之，既抵里中，乃徑趨其家。適出詢之。有婦人焉，顏色絕代，方二十餘，語適曰：“吾來爲汝家婦。”適曰：“吾納室久矣，豈容他人？”婦云：“使足下自有妻，我願妾御無悔。”反

覆酬酢久之。適知其怪，然勢不容拒，遂以廊廡間空屋數楹處之，徐觀其變。婦者亦有使令，自置烟爨，烹飪飲食，無異常人，略無毫髮之擾，亦不與之講男女之好也。既無從詰其來歷，但合門畏懼而已。積是逾年，人情相與亦頗稔熟。忽有道人直造舍，婦一見掩袂大哭。道人者語適云：“子倘不遇我，禍有不可言者。此婦人劍仙也，始與其夫亦甚和鳴，終乃反目。婦易形外避，其夫訪於天下，今將迹至君家來殺此婦，并及君焉。吾先知之，萬里來救君命。今夕必有異，子但閉目勿開，安以待之，可保無虞。”是夜三鼓後，忽窗中劃然有聲，見二劍自空飛入。適如其言，瞑目安坐。少焉二劍盤旋於適頭之前後。天將曉矣，忽聞喝聲甚厲，云：“可啓觀！”即早來之道人也。下視之，有人首一，血流滿地。道人曰：“可賀矣。”腰間瓢中取藥一捻布之，血化爲白水，人首與道人俱不見。次日，婦人亦辭謝而去。適自此神氣秀爽，不復以利名縈心。屏妻子，常往來鄆杜之間，以藥餌、符水療人之疾，數見奇效，時人敬之。其後孫處恭安禮所言如此。安禮君子人也，所言必不妄。

明清近觀《熙豐起居注》云：元豐四年，慈聖光獻皇后上仙，裕陵追慕至忘寢食。適詣闕上言，能使返魂，上亦信之，使試其術，且載其施行云：“太廟齋郎姜適進狀，稱係虞部郎中正觀之子，光祿寺丞緯之姪，爲學道休官，有法，能致太皇太后復生。詔差御藥院李舜舉，傳宣中書、密院兩府南廳聚詢，本人稱限六十日內當如其所陳。於京師城西金明池內修壇作醮，差御藥監及宣使賜淨衣一套。至期無驗，復詰之，云：‘太后方與仁宗凭玉闌干，賞千樹梅花，無意復思人間。’上以狂妄除名，送秀州編管，後不知所終”。

元祐四年〔原本“四”作“三”，據宋史蘇軾傳、本書卷五孫仲益童年條改〕，東坡先生自翰苑出牧錢塘，道由毘陵之洛社。時孫仲益之父教村童於野市茅簷之下，仲益方七八歲，立於岸側。東坡望見，奇之，呼來前與語，果不凡，詢其所學，方爲七字對矣。與之題云‘衡茅稚子璠璣器’，仲益隨聲應之云：“翰苑仙人錦繡腸。”大加賞歎，贈之以縑酒，囑其父善視之，後來果爲斯文之主盟。

趙諗者，其先本出西南夷獠，戕其族黨來降，賜以國姓。至諗，不量其力，乃與其黨李造、賈時成等宣言，欲除君側之姦，詞語頗肆狂悖，然初無弄兵之謀。建中靖國時事既變，諗亦幡然息心，來京師注官。時曾文肅當國，一見，奇其才而薦之，擢國子博士。諗謁告，省其父母於蜀中。其徒句群以前事告變，獄就，遂以反逆伏誅，父母妻子悉皆流竄。改其鄉里渝州爲恭州。文肅亦坐責。告詞略云：“逮求可用之才，輒薦逆謀之首”是也。究其始，止由狷忿妄作，遂至殺身覆宗，百世之下永負寇盜之名，學者亦當以輕剽爲戒焉。

明清每閱唐史甘露事，未嘗不流涕也。嗟夫！士大夫處昏庸之世，不幸罹

此，後來無人別白，可恨！近觀《續皇王寶運錄》云：僖宗光啓四年正月詔云：“大和九年，故宰相王涯以下十七家，并見陷逆名，本承密旨，遂令忠憤終被冤誣，六十餘年幽枉無訴。宜霑沛澤，用慰泉扃，並與洗雪，各復官爵，兼訪其子孫與官。”使銜冤之魂，亦伸眉於九原矣！惜乎劉昫、宋景文、歐陽文忠不見此書，載之於新、舊唐史，殊爲闕文。如褒贈常潛、孟昭圖二人之文亦其時，已見之洪景廬《容齋三筆》，不復重錄。

明清家昔有盧載《范陽家誌》一書，叙其祖多遜行事之詳，爲陸務觀假去，因循不曾往索，尚能彷彿記其二三。一則云：“多遜素與李孟雍穆厚善。多遜竄逐後，萬里相望，聲迹〔耳少〕絕。時法禁嚴，邸報不至海外。一日，忽赦書至，後有“參知政事李”。多遜云：“此必孟雍，若登政府，吾必北轅。”戒舍人僦裝，已而果移容州團練副使。未渡巨浸間，忽見江南李後主，衣冠如平生，問云：“相公何以至此？”多遜云：“屈。”後主斥之云：“汝屈何如我屈！”由是感疾而殂。又多遜門下士有種英、蘇冠者，平生最器重之。得罪後，賓客雲散，獨英、冠二人徒步送抵天涯而還。英後易名放，即明逸。冠易名易簡，魁天下，爲參知政事。

本朝有兩張先，皆字子野，一則樞密副使遜之孫，與歐陽文忠同在洛陽幕府，其後文忠爲作墓誌銘，稱其志守端方，臨事敢決者。一乃與東坡先生遊，東坡推爲前輩，詩中所謂：詩人老去鶯鶯在，公子歸來燕燕忙。能爲樂府，號張三影者。有兩蘇世美。一東坡作哀詞者，一蘇丞相子名京，二人皆知名士也。

王子高遇芙蓉仙人事，舉世皆知之。子高初名迥，後以傳其詞徧國中，於是改名蘧，易字子開。與蘇、黃遊甚稔，見於尺牘。東坡先生又作芙蓉城詩云：決別之時，芙蓉授神丹一粒，告曰：無戚戚，後當偕老於澄江之上。初所未喻。子開時方十八九，已而結婚向氏，十年而鰥居，年四十，再娶江陰巨室之女，方二十矣。合卺之後，視其妻則倩盼冶容，修短合度，與前所遇無纖毫之異。詢以前語，則惘然莫曉。而澄江，江陰之里名也。子開由是遂爲澄江人焉。服其丹，年八十餘，康強無疾。明清壬午歲，從外舅帥淮西，子開之孫明之諱在幕府，相與遊從，每以見語如此。此事與《雲谿友議》玉簫事絕相類。子開，趙州人，忠穆公之孫，虞部員外郎正路之子。仕至中散大夫，晚歸守濡須，祠堂在焉。賀方回爲子開挽詩詞云：我昔官房子，嘗聞忠穆賢。又云：和璧終歸趙，干將不葬吳。今乃印在秦少遊集中，明之子即爲和寧也，少遊沒於元符末，子開大觀中猶在，其誤明矣。

元符中，饒州舉子張生游太學，與東曲妓楊六者好甚密。會張生南宮不利，歸，妓欲與之俱，而張不可，約半歲必再至，若渝盟一日，則任其從人。張

偶以親之命，後約幾月，始至京師。首訪舊游，其鄰僦舍者迎謂曰：“君非饒州張君乎？六娘每恨君失約，日託我訪來期於學舍，其母痛折之而念益切。前三日，母以歸洛陽富人張氏，遂偕去矣。臨發涕泣，多與我金錢，令侯君來，引觀故居畢，乃僦後人。”生入觀則小樓奧室，歡館宛然，几榻猶設不動，知其初去，如所言也。生大感愴，不能自持，跡其所向，百計不能知矣。作雨中花詞，盛傳於都下云。或云即知常之子子功燾也。其詞云：“事往人離，還似暮峽歸雲，隴上流泉。強分圓鏡，枉斷哀絃。曾記酒闌歌罷，難忘月底花前。舊攜手處，層樓朱戶，觸目依然。從來嬾向，繡緯羅帳，鎮交比翼文鴛。誰念我，而今清夜，常是孤眠。入戶不如飛絮，傍懷爭及爐煙。這回休也，一生心事，爲爾縈牽。”此得之廉宣仲布所記云。

明清述揮塵錄，列本朝諸帝以潛藩爲軍府。今又敬以徽宗詔旨攷之，云：政和五年十二月己亥，宣德郎王恬等言：本貫遂州，按《九域志》，都督府遂州爲遂甯郡武信軍節度使。元豐八年，陛下初封遂甯郡王。紹聖元年，復以遂甯郡王出閣，與蘇、潤二州時同而事均。緣本州遂寧縣，元符二年，縣下慧明院，秋冬間，忽觀佛像五次出現，父老咸曰：遂寧佛出。越三年，奉陛下即位，嗣登寶位。此其祥兆，乞改府額。“詔陞爲遂寧府。又詔：主上嘗封蜀國公，陞蜀州爲崇慶府。政和七年十二月壬午，詔以宿州零壁爲靈壁縣，以真州爲儀真郡，通州爲靜海郡，秀州爲嘉興郡，從《九域圖志》所奏請也。《實錄》與三州圖經及儀真、通州、嘉興三志皆所不載。明清嘗陳於禮部，乞行下遂州照會施行。

是歲十二月甲申，司勳員外郎張大亨奏：“切見朝廷講讀之官，在天子所者謂之侍讀、侍講，而諸王府亦有侍讀、侍講官。不當比擬，稱呼相紊，名之不正，孰大于是。太宗皇帝初爲韓、冀諸王置侍講，後有欲爲皇族子孫置之。議者以唐文宗改諸王侍講爲奉諸王講，請以教授爲名。從之。且皇族學官，尚不可與王府同稱，而王府官豈可同天子講讀之號？”詔諸王府侍講改爲直講，侍讀改爲贊讀。大亨字嘉甫，一時知名士也。

宣和元年十一月乙未，知溫州蘇起奏：“臣昨謹將耕藉詔書刻石被以雲鶴，安奉廳事。仍行下四縣依此施行。自此風雨調順，禾稼茂盛，既已收穫，枯芟又復生穗，每畝得谷一石至七八斗。乞令諸路州縣，效此施行。”祐陵覽奏不樂，云：“起諂佞一至于此，何以儆在位？其華飾手詔，豈不是相侮！可送吏部。”

“蹙破眉峰碧，纖手還重執。鎮日相看未足時，便忍使、鴛鴦隻。薄暮投村驛，風雨愁通夕。窗外芭蕉窗裏人，分明葉上、心頭滴〔原本無“明”字，據明本、尚白本補〕。”祐陵親書其後云：“此詞甚佳，不知何人作？奏來

。”蓋以詢曹組者，今宸翰尚藏其家。

宣和末，禁中訛言祟出，深邃之所有水殿一，遊幸之所不到。一日，忽報池面蓮花盛開，非常年比。祐陵攜嬪禦閹宦凡數十人往觀之。既至彼，則有婦人俯首憑欄者，若熟寢狀。上云：“必是先在此祇候太早，不得眠所以然。”喻左右勿恐之。見其縝髮如雲，素頸粲玉，呼之，凝然不顧。上訝之，自以所執玉塵微觸之，愕然而起。回首乃一男，鬚髯如棘，面長尺餘，兩目如電，極為可畏。從駕之人悉皆辟易驚仆，上亦為之失措。逡巡不見，上亟回輦。未幾，京城失守，狩于朔方。

明清《揮塵餘話》記周美成《瑞鶴仙》事，近於故篋中得先人所敘特為詳備，今具載之。美成以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，自杭徙居睦州，夢中作長短句《瑞鶴仙》一闕，既覺猶能全記，了不詳其所謂也。未幾，青溪賊方臘起，逮其鴟張，方還杭州舊居，而道路兵戈已滿，僅得脫死。始入錢塘門，但見杭人倉皇奔避，如蜂屯蟻沸。視落日半在鼓角樓簷間，即詞中所謂“斜陽映山落。斂餘暉猶戀，孤城欄角”者應矣。當是時，天下承平日久，吳越享安閒之樂，而狂寇嘯聚，逕自睦州直搗蘇杭，聲言遂踞二浙。浙人傳聞，內外響應，求死不暇。美成舊居既不可往，是日無處得食，饑甚。忽于稠人中有呼“待制何往”者，視之，鄉人之侍兒，素所識者也。且曰：“日昃，未必食，能捨車過酒家乎？”美成從之。驚遽間，連引數杯散去，腹枵頓解。乃詞中所謂“淩波步弱。過短亭、何用素約。有流鶯勸我，重解繡鞍，緩引春酌”之句驗矣。飲罷，覺微醉，便耳目惶惑，不敢少留，徑出城北，江漲橋諸寺士女已盈滿，不能駐足。獨一小寺經閣，偶無人，遂宿其上。即詞中所謂“上馬誰扶，醉眠朱閣”又應矣。既見兩浙處處奔避，遂絕江居揚州。未及息肩，而傳聞方賊已盡據二浙，將涉江之淮泗。因自計方領南京鴻慶宮，有齋廳可居，乃挈家往焉。則詞中所謂“念西園已是，花深無路，東風又惡”之語應矣。至鴻慶未幾，以疾卒。則“任流光過了，歸來洞天自樂”，又應於身後矣。美成平生好作樂府，將死之際，夢中得句，而字字俱應，卒章又驗於身後，豈偶然哉！美成之守潁上，與僕相知，其至南京，又以此詞見寄，尚不知此詞之言，待其死乃盡驗如此。

明清《揮塵錄》載雍孝聞事頗詳。近見狄浦朱去奢云：“孝聞自海外量移池州以卒，嘗有詩云：‘官田種秫陶元亮，私釜生塵范史雲。’至今郡人猶傳誦之。”孝聞沒後，有和州道士，亡其姓名，冒為孝聞，走江淮間，其才亦不下孝聞。有《吊項羽廟文》云：“無守陵之蕙帳，有照夜之寒釭。”過東坡墓題詩云：“文星落處天地泣，此老已亡吾道窮。才力漫超生仲達，功名猶忌死姚崇。人間便覺無清氣，海外何人識古風？平日萬篇誰愛惜，六丁收拾在瑤宮

。”宣和初，至京師，遂得幸祐陵，謂其人可及林靈素之半，賜姓名朱廣漢
〔《夷堅甲志》卷20木先生條作“木廣漢”，“林”之半爲“木”，是也〕。
至紹興中猶在，寓會稽之天長觀，明清尚及識之。而洪景廬《夷堅志》記其
一事云。

鄭紳者，京師人，少日以賓贊事政府，坐累被逐，貧窶之甚。妻棄去適他人，一女流落宦寺家，不暇訪其生死，日益以困。偶往相監問命於日者，日者驚曰：“後當官隆極品，未論其他，而今已為觀察，且喜在今日，君其識焉。”同行儕輩笑且排之。甫出寺門，有快行家者數輩宣召甚急，始知其女已入禁中，得幸九重矣。即除閣門宣贊舍人。未及歲，以女正長秋，得拜廉車。不數年位登師垣，爵封郡王，極其富貴榮寵。妻再適張公緄，夤緣肺腑，亦至正任承宣使。韓髭斯士，鄭氏婿也，見語如此。

東坡先生知杭州，馬中玉成為浙漕，東坡被召赴闕，中玉席間作詞曰：“來時吳會猶殘暑，去日武林春已暮。欲知遺愛感人深，灑淚多於江上雨。歡情未舉眉先聚，別酒多斟君莫訴。從今寧忍看西湖，抬眼盡成腸斷處。”東坡和之，所謂“明朝歸路下塘西，不見鶯啼花落處”是也。中玉，忠肅亮之子仲甫猶子也。

玉照新志·卷二

陳瑩中《諫垣集》言之詳矣。削籍于建中靖國〔此處疑有脫誤〕。崇甯初，蔡元長召拜同知樞密院事，卒於位，恩數甚渥。後二年，其子郊擢福建轉運判官，登對歸，與客言：“穆若之容，不合相法，終當有播遷之厄。”客告其語，遂坐誅。弟邦送涪州編管，處厚亦追貶單州團練副使。具列詔旨。至重和元年，燕雲之伐興，處厚之侄孫堯臣，以布衣詣京師，扣闕上書，力陳不可，且極言一時之失，逾萬言。永祐御批云：“比緣大臣建議，欲恢復燕雲故地，安堯臣遠方書生〔“安”原誤作“王”〕，能陳歷代興衰之跡，達於朕聽，臣僚咸謂毀薄時政，首沮大事，乞行竄殛。朕以承平之久，言路壅蔽，敢諫之士不當置之典刑，優加爵賞，益論何私。堯臣崇寧四年已曾許用處厚遺表恩澤奏補，因處厚責降，遂寢不行。今處厚未盡復舊官，可特追復正奉大夫，給還遺表恩澤，特先補堯臣承務郎。”此九月二十二日施行。明清伏讀至是，淚落闌干，始知永祐從諫如轉圜，而淵衷初亦知北征為非，特當時大臣，惟務迎合將順以邀功，不能身任死爭，卒至禍亂，可不痛哉！今盡列堯臣之疏于左：

臣觀商高宗嘗命傅說曰：“朝夕納誨，以輔台德。”說復陳于王曰：“惟木從繩則正，後從諫則聖。後克聖，臣不命其承疇，敢不祇若王之休命。”臣每讀至此，未嘗不掩卷太息，以謂天下萬幾，一人聽斷，雖甚憂勞，不能盡善。堂上遠於百里，以九重之深，而欲盡聞四方萬里之遠，百辟之忠邪賢佞，生

民之利害休戚，顧不難哉。是以帝王之德盛於納諫，諫行言聽則膏澤下於民，天下同臻于晏然之域，社稷之利也。臣聞陛下臨禦之初，從諫如流，嘗下求言之詔曰：“言而不當，朕不加罪。”於是謇諤之士，冒昧自竭，咸盡愚衷。而憊人欲杜塞言路，竊弄威柄，乃熒惑陛下，加以詆誣之罪，遂使陛下負拒諫之謗於天下矣。比年以來，言事之臣朝奏夕貶，天下之人結舌杜口，以言為諱。乃者，宦寺專命，交結權臣，共唱北伐之議，思所以蠹國而害民。上自宰執，下至台諫，曾無一人肯為陛下言者，咸以前事為戒，陛下復何賴焉？臣愚謂燕雲之役興，則邊隙遂開，宦寺之權重，則皇綱不振。此臣所以日夜為陛下寒心也。臣螻蛄之微，自頂至踵，不足以膏陛下之斧鉞。倘使上冒天威，必罰無赦，臣雖就死無悔，何憚而不言哉？願畢其說以獻焉。臣聞中國，內也；四夷，外也。憂在內者，本也；憂在外者，末也。夫天下無內憂而有外懼，蓋自古夷狄之於中國，有道未必服，無道未必果來。聖人以一身寄于巍巍之上，安而為太山，危而為累卵，安危之機，不在於夷狄之服叛去來也。有天下國家者，必固本以釋末，未嘗竭內以事外。雖羈縻制禦之不失，徒使為中國之藩籬耳，曷嘗與之謀大事、圖大功，俾憂生於內也？昔王鬱說契丹入塞以牽晉，兵定，人皆以為後患，可不鑒哉！古者夷狄，憂在內不在外。外憂之患，吾能固本以釋末，將賢而士勇，隨即翦滅，其患不及中原，太山之安，有足恃者。內憂之懼，由吾竭內以事外，邦本凋殘，海內虛耗，累卵之危，指日可待。外憂之不去，聖人猶且恥之，內憂而不為之計，臣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無憂，甚可懼也，陛下亦思之乎？厥今天下之勢，危於累卵，奈何陛下不思所以固本之術，委任奸臣，竭生靈膏血，數挑強胡，以取必爭之地，使上累聖德，億兆同憂。且天生北狄，謂之犬戎，投骨於地，狺然而爭者，犬之常也。今乃搖尾乞憐，非畏吾也，蓋邊境之上，未有可乘之釁使之來寇，彼故茫然不以動其心。陛下將啟燕雲之役，異日唇亡齒寒，邊境有可乘之隙，狼子野心，安得不畜其銳而伺吾隙，以逞其所大欲耶？將見四夷交侵，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。昔秦始皇纘累世之餘烈，既並六國，南取百粵之地，以為桂林象郡，北築長城而守藩籬，卻匈奴萬里。其意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，乃貪利而欲廣大也。故功未立而天下叛。漢孝武資累世之積蓄，財力有餘，士馬強盛，務恢封略，圖制匈奴，患其兼徙西國，結黨南寇，乃表河曲，列四郡，開玉門，通西域，以斷匈奴右臂。師旅之費，不可數計，至於用度不足，算及舟車。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，始棄輪台之地，下哀痛之詔，豈非仁聖之所悔哉？宋文帝元嘉中，比西漢文、景，分命諸將，攻略河南，致拓跋瓜步之師，因而國亂。陳宣帝纘業之後，拓土開疆，志大不已，遂有呂梁之敗，江左日蹙，力殫財竭，旋為隋氏所滅。隋煬帝恃其富強之資，逞無厭之欲，頻出朔方，三駕遼左，旌旗萬里，賦斂

百出，四海騷然，土崩魚爛，喪身滅國。唐太宗定海內、時稱英主，然而東有遼海之軍，西有昆丘之役，師旅數動，百姓疲勞，雖未至於禍亂，然不免有中才庸主之議。明皇開元之際，宇內謐如，邊將邀寵，競圖戰伐，西陲青海之戍，東北天門之師，磧西怛邏之戰，雲南渡泸之役，沒於異域數十萬人。燕寇乘之，天下離潰。是皆貪地窮兵，好功勤遠，忽守成持盈之道，不顧勞民之弊。昔者，周宣中興，玁狁為害，追至太原，及境而止，蓋不欲弊中國、怒遠夷也。故享國日久，詩人詠其美。孝文專務以德化民，凡有不便，輒{絀乡換弓}以利民。匈奴結和親，後乃背盟入盜，令邊備守，不發兵深入，恐勞百姓。是以國富刑清，漢祚日永，天下歸仁。孝元亦納賈捐之之議，棄珠崖之陋，後世以為美談。東漢建武中，人康俗阜，臧宮、馬武請伐匈奴，報曰：“舍近謀遠者，勞而無功；舍遠謀近者，逸而有終。務廣地者荒，務廣德者強。有其有者安，貪人有者殘。”自是，諸將莫敢復言兵事，可謂深達治源者乎。曆觀前世，雖征討殊類，時有異同，勢有可否，謀有得失，事有成敗，然毒蠱四表，瘡痍兆姓，未嘗不由好大喜功，竭內事外者也。人謂國雖大，好戰必亡。故聖人務德不務廣土，王者不治夷狄。《春秋》亦內諸夏而外夷狄，非謂中國之力不能制之，以其言語不通，幣幣不同，種類乖殊，習俗詭異，居於絕域之外，山河之表，崎嶇山谷險阻之地，是以外而不內，疏而不戚；政教不及其人，正朔不加其國，誠不欲竭內以事外也。故樊噲嘗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，季布謂其可斬。馮奉世矯詔斬沙車王，宣帝議加爵賞，蕭望之謂矯詔違命，雖有功不可為法，恐後奉使者為國家生事。陳湯誅郅支，匡衡劾其矯制而專命。郝靈荃斬默啜，姚崇慮〔疑為“慮”〕彼邀功者生心。三朝終不加爵賞，抑有由矣。是知古者天子，守在四夷，來則懲而禦之，去則備而守之；其慕義而貢獻，則接之以禮，羈縻不絕，使曲在彼，乃聖人制禦夷狄之常道也。在昔，東胡避李牧，北虜憚郅都，南蠻服孔明，西戎畏郝玼。此四人者，皆明智而忠信，寬厚而愛人，君臣同體，固守邊疆，故能威震四夷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，志士不敢彎弓而報怨。或有僥倖一時，為國生事，興造邊隙，邦憲具在，夫何患云。我宋太祖皇帝，撥亂反正，躬擐甲冑，總熊羆之眾，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，然卒不能下幽、燕兩州之殘寇，豈勇力智慧不足哉？蓋兩州之地，犬戎所必爭者，不忍使我赤子重困鋒鏑，乃置而不問。章聖皇帝澶淵之役，以匈奴舉國來寇，不得已而與戰，既戰而勝，乃聽其求和，遂與之盟，遂巡引兵而退。蓋亦欲固邦本而不忍困民力也明矣。伏願陛下思祖宗積累之艱，鑒歷代君臣之失，永塞邊隙，務守景德舊好。選忠信智勇之人，如郅都者，使守險塞，而嚴軍高壘毋戰，據關扼險，荷戟而守之，無使夷狄乘間伺隙，窺我中國。上以安宗廟，下以慰生靈，豈不偉欤；臣前所謂燕雲之役興，則邊隙遂開

者，此也。臣觀自古國家之敗，未嘗不由宦者專政。當時，時君世主心非不知其然，而因循信任，不能斷而馭之。故終至委靡頹弊，傾覆神器，不可支吾而後已。大抵此曹手執帝爵，口銜天憲，則臣下之死生禍福在焉。出入臥內，靡間朝夕，巧於將迎，則君心為之必移。沉隆以高爵，分以厚祿，加之信任，以資其威福之權哉。我宋開基太祖皇帝，鑒前代之弊，務行剗革，內品供奉不過二十人，徒使供門戶灑掃之役。寶元以後，員數倍增，祿廩從優。咸平中，秦翰、雷有終因討王均之亂，既而有功，授以恩州刺史〔“恩”原誤為“思”〕。自後劉寶信等〔“寶”續資治通鑒長編卷192作“保”〕，初無纖毫之功，咸起僥倖之心，乃攀援二人，遂皆遙領團防刺史，議者否之。繼以明道，制命出於帷幄，威福假於宦寺，斜封墨敕，授之匪人，委用漸大，茲風一扇，先朝之典制盡廢。當時台諫以死爭之，期必行而後已。今乃不然，宦寺之數不知其幾，但見腰金袍紫，充滿朝廷。處富貴之極，忘分守之嚴。專想威權，決議中禁，蔽九重之聰明，擅四海之生殺。懷諂諛之心，巧媚曲求者則舉而登用，勵匪躬之操，直情忤意者則立見排斥。以致中外服從，上下屏氣。府第羅列天都，親族佈滿丹陛。南金和寶、冰紈霧縠之積，侔于天子；嬙媛侍兒、歌童舞女之玩，僭擬後宮。狗馬飾雕文，土木被錦繡。更相援引，同惡相濟。一日再賜，一月屢封，爵命極矣，田園廣矣，金縢溢矣，奴婢官矣，搢紳、士大夫盡出其門矣，非復向時掖庭永巷之職，閨牖房閤之任矣。皇綱何由而振耶？是以賢才怨讟，志士窮棲，莫此為甚。昔人謂宦者專而國命危，良有以也。臣布衣賤士，無官守言責，不敢纖悉條具，上瀆聖聽，請以誤國之大者言之：童貫起自腐賤，本無智謀，陛下付以兵柄，俾掌典機密。自出師陝右，已彌歲禩，專以欺君罔上為心。虛立城寨，妄報邊捷，以為己功；汲引群小，易置將吏，以植私黨。交通饋遺，鬻賣官爵，超躐除授，紊亂典常。有自選調，不由舉薦而改京秩者；有自行伍，不用資格而得防團者；有放逐田裏，不應甄敘而擢登清禁者；有托儒為名，了不知書而任以蘭省者。或陵德鮮禮，不通世務，徒以家累億金，望塵羅拜，公行賄賂而致身青雲者，比比皆是；或養驕恃勢，不知古今，徒以門高閥貴，搖尾乞憐，僥倖請托而立登要津者，紛紛接踵。一時鮮儷寡廉鮮恥之人，爭相慕悅，侵漁百姓，奉其所欲，惟恐居後。《兵法》：“戰士冒矢石被傷，生有金帛之賜，死有褒贈之榮。”自兵權歸貫，紛更殆盡，戰場之卒秋毫無所得，死者又誣以逃亡之罪，賞罰不明，兵氣委靡。凱旋未久，秩品已崇，庖人廐卒，掃門執鞭之隸，冒功奏賞，有馴致節鉞者，名器一何輕哉！山西勁卒，貫盡選為親兵，實以自衛。屯攻戰伐之際，他兵躬行陣之勞；振旅班師之後，親兵冒無功之賞。意果安在？此天下所共憤，而陛下恬不顧也。貫為將帥，每得內帑金帛以濟軍須，悉充私藏，乃立軍期之法，取償

於州縣，依勢作威，倚法肆貪，暴賦橫斂，民不堪命，將士為之解體。貫方且意氣洋洋，自為得計，兇焰傲然。台諫之中，間有剛毅不回之士，愛君憂國，一言議己，則中以危法。遂使天下不敢言而歸怨陛下矣。今者中外之人，咸謂貫深結蔡京，同納燕人李良嗣以為謀主，並倡北伐之議。經營既久，國用匱乏，乃始方田以增常稅，均糴以充軍儲。茶鹽之法，朝行暮改，民不奠居。加之以饑饉，迫之以重斂，其勢必無以自全。陛下苟能速革其弊，則赤子膏血，不為此曹涸也。今天下之民被茲毒蠱久矣，其貧至矣，養生送死不足之憾亦深矣。昔人謂刻核太至者，必有不肖之心應之焉。臣愚，深恐無常心之民，以刻核太至不能自安，或萌不肖之心，其患有至於不可禦者。又況“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。”民之怨氣，天心憫焉，非朝廷之福也。劉蕡謂：“自古宦官領軍政，未有不敗國喪師者。”其言載之青史，雖愚夫愚婦莫之或非。陛下倘優悠不斷，異時禍稔蕭牆，奸生帷幄，追悔何及。伏願陛下廓天日之明，塞陰邪之路，制侵陵迫脅之心，復門戶掃除宦寺之役，使安其分可也。臣亦謂宦者亂人之國，其源深於女禍，陛下若昵之，此臣愚所不識也。恭惟陛下以社稷為心，以生靈為念，思禍患於未萌之機，戒其所當戒，更其所當更，自宸衷決而行之，無恤邪論之紛紛。天下幸甚！臣前所謂宦寺之權重，則皇綱不振者，此也。臣一介草茅，世食陛下之祿，沐浴陛下之膏澤久矣。當此之時，人各隱情，以言為諱。臣獨輒吐狂直，上觸天威，非不知言出而禍從，計行而身戮。蓋痛紀綱之壞，哀生靈之困，變亂將起，社稷將危，忠憤所激，有不能自己者。不識陛下能赦之否？臣聞唐貞觀時，有上封事者，或不切事，文皇厭之，欲加黜責，鄭公諫曰：“古者立謗木欲聞己過，封事其謗木之遺乎！陛下思聞得失當否，咨其所陳言。言而是乎，為朝廷之益；非乎，無損於政。”帝悅，皆勞遣之。今臣惓惓之私，非敢望陛下咨其所陳，口口口采其實而行之，使納諫之君，不獨專美於前代，臣子之至願也，惟陛下裁之。嗚呼！犯顏批鱗者，人臣之盡忠，廣覽兼聽者，聖王之盛德。臣之所以自處者，可謂忠矣；陛下所以處臣者，宜何如焉？願少緩天誅，庶開忠讜之路，永保無窮之基。倘或不容，身首異處，取笑士類，亦臣所不恤也。

靖康初，堯臣為宣義郎、成都府華陽丞。欽宗親批云：“安堯臣昨所上書，議論慷慨，愛君憂國，出於誠心。可特轉奉議郎，除見缺台諫官。”聘書甫下，而堯臣死矣。

裕陵初復西邊境土，夷人初不知姓氏，詢之邊人，云：“皇帝何姓？”云：“姓趙。”“皇后何姓？”云：“姓向。”“大朝直臣為誰人？”云：“包樞密拯是也。”於是推其族類，各從其姓。至今有仕於中朝者，然多右列。

明清《揮麈前錄》載中書令舍人紅鞋，自葉少蘊始。出於姚令威《叢話》

。近觀孫仲益所作霍端友仁仲行狀云：“以大觀元年十一月除通直郎、試中書舍人，賜三品服。故事：三品服角帶佩金魚為飾。一日，徽宗顧見公，謂左右曰：‘給、舍等耳，而服色相絕如此。’詔令太中大夫以上，犀帶垂魚，自公始也。”與姚所記少異。

湯舉者，處州縉雲人，與先人太學同舍生，有才名于宣、政間，登第之後，累任州縣，積官至承議郎。居鄉邑，以疾不起。舉適上課，當遷員外郎〔原脫“外”字，據明抄本補〕，而綸軸未頒。有王令洙者，南都人，文安堯臣之後，為縉雲令。告其家云：“未須發喪，少俟命下。”舉妻懼不敢，令洙力勉之，且為亟遣价疾馳入都，趣取告身，越旬日始到，然後舉哀，令洙為保任申郡，遺澤遂沾其子，即進之思退也。後中詞科，賜出身，盡曆華要，位登元台，震耀一時，亦異事也，故書之。

明清《投轄錄》所敘劉快活事，後來思索所未盡者，今列於編。外祖曾空青，文肅之第三子也，快活每以“三運使”呼之，後果終曹輓。舅氏宏父，談天者多言他日必為卿相，劉笑曰：“官職俱是，正郎去不得矣。”文肅當國，先祖為起曹郎中。一日忽見過，曰：“我今日見曾三女兒，他日當為公之子婦。”時先妣方五六歲。又謂先人曰：“曾三女，汝之夫人也。”歸見文肅，呼先祖字云：“王樂道之子，三運使之婿，此兒他日名滿天下，然位壽俱嗇，奈何！”已而，文肅罷相，遷宅衡陽。北歸後，先祖守九江，遣先人訪文肅於京口，一見奇之，遂以先妣歸焉。後所言一一皆合，不差毫釐。其他類此尚多，不能悉記，異哉！

《馮燕傳》見之《麗情集》，唐賈耽守太原時事也。元祐中，曾文肅帥并門，感歎其義風，自製《水調歌頭》，以亞大曲，然世失其傳。近閱故書得其本，恐久而湮沒，盡錄於後。

排遍第一

魏豪有馮燕，年少客幽并。擊球鬥雞為戲，遊俠久知名。因避仇，來東郡，元戎逼屬中軍。直氣凌貔虎，須臾叱吒，風雲凜凜坐中〔“中”下當脫“生”，然各本均無。〕。偶乘佳興，輕裘錦帶，東風躍馬，往來尋訪幽勝。遊冶出東城，堤上鶯花掩亂，香車寶馬縱橫。草軟平沙穩，高樓兩岸，春風笑語隔簾聲。

排遍第二

袖籠鞭敲〔革登〕，無語獨閑行。綠楊下、人初靜，煙澹夕陽明。

窈窕佳人，獨立瑤階，擲果潘郎，瞥見紅顏橫波盼，不勝嬌軟倚銀屏。曳紅裳頻推朱戶，半開還掩，似欲倚咿啞聲裏，細說深情。因遣林間青鳥，為言彼此心期，的的深相許，竊香解珮，綢繆相顧不勝情。

排遍第三

說良人滑將張嬰。從來嗜酒還家，鎮長酩酊狂醒。屋上鳴鳩空鬥，梁間客燕相驚。誰與花為主，蘭房從此，朝雲夕雨兩牽縈。似遊絲飄蕩，隨風無定，奈何歲華荏苒，歡計苦難憑。惟見新恩繾綣，連枝並翼，香閨日日為郎，誰知松蘿托蔓，一比一毫輕。

排遍第四

一夕還醉，開戶起相迎。為郎引裾相庇，低首略潛形。情深無隱。欲郎乘間起佳兵。授青萍，茫然撫弄，不忍欺心。爾能負心于彼，於我必無情。熟視花鈿不足，剛腸終不能平。假手迎天意，一揮霜刃，窗間粉頸斷瑤瓊。

排遍第五

鳳凰釵、寶玉凋零。慘然悵、嬌魂怨，飲泣吞聲。還被凌波呼喚，相將金谷同遊，想見逢迎處，揜揜羞面，粧臉淚盈盈。醉眠人醒。來晨起，血凝螭首，但驚喧，白鄰里，駭我卒難明。致幽囚推究，覆盆無計哀鳴。丹筆終誣服，圓門驅擁，銜冤垂首欲臨刑。

排遍第六

帶花遍、向紅塵裏，有喧呼攘臂，轉身辟眾，莫遣人冤濫，殺張室，忍偷生。僚吏驚呼呵叱，狂辭不變如初，投身屬吏，慷慨吐丹誠。彷彿縲紲，自疑夢中，聞者皆驚歎，為不平。割愛無心，泣對虞姬，手戮傾城寵，翻然起死，不教仇怨負冤聲。

排遍第七

擷花十八，義城元靖賢相國，嘉慕英雄士，賜金繒。聞斯事，頻歎賞，封章歸印。請贖馮燕罪，日邊紫泥封詔，闔境赦深刑。萬古三河風義在，青簡上、眾知名。河東注，任流水滔滔，水涸名難泯。至今樂府歌詠，流入管弦聲。

玉照新志·卷三

秦妙觀，宣和名倡也，色冠都邑，畫工多圖其貌，售於外方。陸升之仲高，山陰勝流，詞翰俱妙，晚坐秦黨，遂廢於家。嘗語明清曰：“頃客臨安，雨中見一老婦人，蓬頭垢而丐於市，藉簷溜以濯足，泣訴於升之曰：‘官人曾聞秦妙觀名否？妾即是也。’雖掩抑困悴，而聲音舉措固自若也。多與之金而遣之去。”仲高言已淚落盈襟，蓋自愴其晚年流落不偶，特相似爾。言猶在耳，興懷太息。

明清《揮塵餘話》載李元叔上《廣汴都賦》於祐陵，由此進用。近得全篇于其從孫申父直柔，今盡列於後：

臣竊惟皇宋藝祖受命，奠都于大梁，於今垂二百載。列聖相承，增飾崇麗，煌煌乎天子之宅，棟宇以來未之有也。昔在元豐中，太學生周邦彥，嘗草《

汴都賦》奉禦神考，遂托國勢之重，傳播士林。然其所紀述大率略而未備，若乃比歲以來，宮室輪奐之美，禮樂聲容之華，則又有所未及。臣愚不才，出入都城十年於茲矣。耳目所聞見，亦粗得其梗概，輒鼓舞陰陽，以鳴國家之盛，因改前賦而推廣焉。始則本製作之盛者，分方維而第之，中以帝室皇居之奧，任賢使能之效，而終之以持守，冀備乙覽之末。為賦曰：

有博古先生自下國而遊上京，遇大梁公子于路，相與問答，傾蓋如故，因縱言至於都邑。先生乃援古而證之曰：“我聞在昔受命帝王，繼天而作，首定厥都，用植諸夏之根本，肇隆億載之規模。若乃賁飾恢宏之美，概見於書；經營先後之次，備載於禮。宅中圖大，則有姬公之明訓；權宜拓制，則自蕭公而經始。余不敢高談羲皇，遠舉夏商，試即周而陳之。二華對峙，八川交注。褒斜隴首之攸屈，函谷二嶠之並據。此宗固所都，或假山河之險固，漢高因之而啟帝祚焉。孟津後達，大谷前通。導以伊洛〔纏系換〕澗之澤，控以成臯廣武之衝。此成周所都，適當天地之正中，光武因之而成帝功焉。畢昴之次，河冀之津。風俗漸乎虞夏，疆域逮乎齊秦。魏都之爽塏，信無倫也。衡嶽鎮野，龍川帶坳。列戈船于三江，儲戎車於石城。吳都之雄壯，信足稱也。接壤邛笮，通商滇焚。地蕃竹木之產，民厭稻魚之食。蜀都之富饒，信無敵也。凡茲都邑之盛，實儷美而爭雄。旁睨而論，雖辨若炙輶，繼日而莫能窮。”公子聞之，始若〔目𠂔〕眙，已而哂曰：“先生于古誠博矣，孰若我目睹汴都之偉觀乎？顧其所以設險，則道德之藩，仁義之垣，豈獨依於山川？所以建中，則皇極在上，九疇咸若，豈必宅於河雒？其爽塏也，有如上帝清都，神人五城，軼人寰之埃壘，極天下之高明。其雄壯也，有如鉤陳羽林，天兵四拱，威震則萬物伏，怒刑則四夷竦。其富饒也，有如海涵地負，深厚莫測，追魚麗之盛多，邁騶虞之蕃殖。彼兩漢之雜霸，雖仍于周家之舊墟；三國之鼎峙，雖臨乎一方之都會。較而論之於今日，正猶拳石涓水，欲與五嶽四瀆為比擬，所謂談何容易！”先生曰：“余生長太平和氣中亦既有日，而處於蓬茨之下，無有遊觀廣覽之益，驟來神州，恍然似失。目雖駭乎闕庭樓觀之麗，而未悉其製作之意；耳雖熟乎聲明文物之英，而未究其禮樂之情。子年在英妙，博聞強記，幸為我絮言之。”公子曰：“僕實不敏，竊聞先進有言。昔自唐室不競，王綱浸圯，陵夷五季，紛綸四紀。上帝憫斯民之塗炭，眷求一德作之君師。肆我藝祖，應天順人，出禦昌期。若時眾大之居，實古大梁之域。在漢則郡，以陳留而命名；在唐則軍，以宣武而分額。考其地望，雖卓牽乎諸夏，而川流休氣，猶盤礴而鬱積。時乎有待，世莫能測。洎梁祖之有作，始建都而畫圻。匪梁人之能謀，天實啟之；匪天私彼有梁，實兆宋基。觀天文分野之次舍，則房心騰其輝，實沈寄其耀，仰星躔之有赫，直皇居而久照。察夫土脈之豐衍，則高者磊

硤，下者墳廬，廓陂陀之愷澤，極灌溉之膏腴。語地形之高兮，則自泗而西，涉川上，曆濰陽，遂東至於通津，岡阜隱鱗，煙雲飛屯，其上鬱律，勢與天連。語汴渠之駛兮，則自鞏而東，達時門，抵宣澤，障洪河之濁流，導溫洛之和液，中貫都城，偃若雲霓，泝湍悍而不窮，上接雲漢之無倪。語雉堞之固，則偉拔金墉，繚以湯池，仰憲太微之象，屹臨赤縣之畿。語郊闡之壯，則密拱中宸，高映四野。揭華榜以干霄，謹嚴更而警夜。維是都之建也，雖自于梁，逮藝祖而始興，至太宗而浸昌，列聖相承，洎於今日。當國家之閒暇，肆乘時而增葺，遂跨三都，越兩京，儼二周而抗衡。數其南，則神霄之府，上膺南極。偉殊祥之創見，恍微妙之難測。歲在丁酉，大闡真機，用端命於上帝，而彰信于群黎。爰設定命之符，妙以蟲魚之篆。繼乾元之用九，參八寶而垂範。乃嚴像設，祇奉茲宮。儼一殿以居上，總諸天而位中。靈妃上嬪列于西，仙伯天輔列於東。諤諤群卿，峨冠景從。往往名在丹臺，而身為世輔。像圖孔肖，後先攸序。闢金堂，啟玉室，駭寶輪之飛動，森鸞仗之紛飾。其側乃有元命之殿，實總會乎眾福。本始載葉，葳禮惟穆。罄華封請祝之誠，效《天保》無疆之卜。若夫陽德之建，咸秩火神，於赫煥惑，厥位惟尊，次曰大火，時謂大辰。配曰閼伯，以序而陳。原夫帝業之創，自于宋地，蓋乘是德而王天下，飾之靈鉦，赤文婀娜，舉以示眾，遂定區夏。豈必赤伏合信于鄘南之亭，神母告符於豐西之夜。主上承紀，奉祀致嚴，審辰出戌入之度，有視慈禮明之占。遂維五帝之象夏，體重離而面南。諧祉聲于樂府，驗朱草於靈篇。火得其性，景貺昭然，瞻彼煌煌，位在南端。曆太微以受制，避心星而載旋，相我昌運，於千萬年。出南薰，望泰壇，隱若天高，渾若天圓，欽柴於茲，僉曰稱焉。先是有司，仍國舊貫，明宮齋廬，悉取繒縵。後洎紹聖，端誠攸建，精意孔昭，禮文彌粲。主上改元之初載，辛巳長至，始親郊見。逮至癸巳之歲，蓋四舉茲禮矣。申勅春官，益嚴祀事。於是規法三代，祭器肇新。躬秉玄圭，天道是循。百官顯相，齋戒惟寅。帝登玉輅，皇衢再遵。已而日景晏溫，天真降臨。衣冠幢節之輝映，彩仗輦輅之參差，豈徒若見於渭陽，而接拜於交門〔“交”原作“天”，據明本、明抄本改。《漢書武帝紀》：祠神人於交門。〕。仰重瞳之四矚，聳群目而動心。乃闢琳館，揭號‘迎真’。用伸昭報，以福斯民。渡玉津，抵天田，王者之藉，厥畝維千。上春展事，務崇吉蠲，于時農祥晨正，東作是先。載黛耜于玉輅，敞雲幄於紺壇，蔥牯馴服於廣阼之側，青旗旒謁于黃麾之間。帝禦思文，飭躬禱專。屈帝尊以秉耒，勤天步而降軒。三推告畢，貴賤以班，遂播青箱之嘉種，以成高廩之豐年。然後獲之稭秭，瑞禾是導。郊廟明堂之大享，親奉粢盛以致告。豈惟率天下之農而敦本，蓋將勸天下之養而教孝。層臺峩峩，上觀昭回，厥基孔固，下鎮地維。儀象一新，於焉具設，上下

互暎，俯仰並察。天體斯著，辰曜斯列，雲鼇上承，金蚪四匝。備璿璣玉衡之制，兼馮相保章之法。陋靈臺銅渾之規，斥《周髀》宣夜之說。於以觀星，則進退伏見，不失其正；於以觀雲，則分至啟閉，各得其應。以候鐘律，則清濁之均協；以候晷影，則長短之度稱。遂與天地合其德，日月合其明。休徵既效，叢祥並膺。至若秘書之建，典籍是藏。法西崑之玉府，萃東壁之靈光。凡微言大義之淵源。秘錄幽經之浩博，貫九流，包七略，四部星分，萬卷綺錯，犀軸牙籤，輝耀有燦，金匱石室，載嚴封鑰。或資討論，則分隸於三館；或備奏禦，則會萃于秘閣。以至字畫所傳，則妙極六書，巧窮八體，有龜文鳥跡之象，有鳳翥龍騰之勢。真偽既辨，眾美斯備。圖畫所載，則三祖餘範，七聖妙蹟。睹名馬于曹韓，覽古松于韋畢。繁絕藝之入神，駭眾觀而動色。肇建古文，宏璉豐敞，擇一時之英髦，命於焉而涵養。天下歆豔，不啻登瀛洲而隱藏室。名卿鉅公，由此塗出。若夫龍津所在，大關賢關，作庇寒士，今踰百年。勒豐碑以正文字之訛，建華構以藏載籍之傳。其中則鼎新大成之庭，寅奉宣聖之祀，象肖尼山，制侔闕里。其配享也，則惟顏孟之亞聖；其從祀也，則多鄒魯之儒士。儼威儀之若存，肅冠裳之有偉。至於庠序學校之教也，首善於京，自熙豐始，乃詳備講說，謹嚴課誦，規繩以勵其行，舍選以作其氣。發揮詩書之奧，頓革聲律之弊。爾乃采芑新田，育莪中沚，人才於此乎輩出，聖道因之而不墜。其外則用建原廟，近倣元豐，侔圖程度，罔或不同。朱甍相望而特起，縹垣對峙而比崇。界以馳道之廣，臨乎魏闕之雄。祥煙瑞靄，煥爛蒙籠。大明以奉神考，重光以奉哲宗，父子之親彌篤，兄弟之義彌隆。屆四孟之改律，感節物於春冬。愴衣冠之出遊，軫羹牆於帝衷。既進祠於東宮之七殿，禦潔誠以致恭。想睟容之如在，備享獻而肅雝。參以時王之禮，肆浸盛乎威容。飭茲惟謹，稽首拜頤。牙盤或薦，玉饌惟充。有{亼必}其香，齋誠默通。願靈心之響答，宜福祚之延洪。乃若中臺所寄，眾務淵藪，象應乎文昌，運侔乎北斗。四方利害，於是乎上達；三省政令，於是乎下究。爰即西南亢爽之所

[“亢”原作“伉”，據明本改]，度宏基而易舊。太社為之嚮，西掖直其後。形勝潭潭，不侈不陋。列屋前分，是為六部，自吏洎工位於左，自戶洎刑位於右。公庭肅若，百吏輻輳。於是糾以虞舜黜陟之公，輔以周公訓迪之悉。黠胥不能措其奸，慢吏不能逃其責。秩秩乎天地四時之聯，各率屬而分職，有倫有要，有典有則，用能效臂指之相應，總紀綱而並飭。至如天府之雄，統以京尹。民物浩穰於三輔之虛，聚邑列布於千里之軫。風俗樞機，教化原本。當府庭之既徙，肇分曹而務謹。職業斯勵，名實斯允。爰擇撥煩之才，俾長治於爾寮。南司之俗，坐革循沿之積弊；原廟之近，人無箠楚之喧囂。遭承平之日久，匪彈壓之是務。皇仁如天，萬物覆露。矧茲輦轂之下，日薰陶而饜飫。不得

已而用刑，每哀矜於桎梏。日無滯訟，歲無留獄。貫索之象既虛，圜扉之草斯鞠。巍巍乎帝王之極功，頌聲作而民和睦。爾乃背宜秋，出城阿，神池靈沼，相直匪賒。伊苑囿之非一，聚眾芳而駢羅。神木千歲而不凋，仙卉四時而常花。宗生族茂，厥類實多。當青鳥之司開，正條風之暄暖。命嗇夫而啟禁籞，縱都人而遊覽。我皇踐祚之五載，六飛始禦于苑門。蓋將順民心之所樂，達餘陽於暮春。指金明而駐蹕，觀曼衍之星陳。蘭橈飛動，綵仗繽紛。帝曰：‘斯樂，予何敢專！’遂踐瓊林，宴寶津，零湛露於九重，均楔飲於群臣。修先朝之故事，張太侯以示民。於以戒不虞于平世，勵武志而彌勤。其北則營壇再成，亶為方丘。佇柔祇之歆饗，故神輿之是侔。考一代合祭之失，實千載循襲之尤。敦牂比至，曠典聿修。帝躬臨於澤中，即陰位而類求。配以烈祖之尊，侑以嶽瀆之儔。乃奠黃琮，震於神休。乃奏函鐘，格彼至幽。澄宿氛而不雨，暢協氣以橫流。顧瞻空際，密邇靈旂，有持戈者，有執戟者，有質若獸者，有喙若鳥者。地之百靈秘怪，感帝德而來遊。景光為之燭曜，祥雲為之飛浮。侍衛駭愕，莫測其由。哀時之對，上軌成周，豈若漢祠後皇，徒歌乎物發冀州。至其棣萼之庭建，蓋示優於同氣。主上欽承永泰之基，益隆則友之義。兢兢業業，欲盡繼述之志。永紹裕陵，垂法萬世。載因心以撫存，肆匹休於棠棣。爵以真王之封，陟以上公之位，褒以兩鎮之節，厚以三接之賜。俾遂安其居宇，咸克保乎富貴，何愧建初歲入之豐也。每當歲時之衍樂，儼雁齒而密侍，和樂且湛，靡拘堂陛無間勸侑之勤。有繼飲酒之飫，既翕既醉，何愧花萼之盛也。乙未之春，龍翔效瑞，鵲鴿來集，數以萬計。嘉首尾之胥應，感弟昆之是類。灑宸翰以體物，用闡明乎至意。若乃帝假有家，明內齊外。自天申命，支本〔一作“本支”〕昌熾。考祥噩之應夢，演慶源而毓粹。藹螽斯蟄蟄之眾，假樂皇皇之懿。受祉而施於子，既侔乎周王，多男而授之職，又合乎堯帝。肇正元嗣于春官，申眷後王而加惠。冠禮薦行，三加攸次。詔以成人之道，載隆出閣之制。卜吉壤以圖居，惟宮隅之是邇。標蕃衍之美名，彰皇家之盛事。顧啟處之獲寧，信皇慈之曲被。於是賓師友，簡僚吏，習禮節，講儒藝，日奉朝著，克勤無怠。拳拳乎上承忠孝之訓，而臣子之義備至。若宗正著錄，枝派實繁，上及曾高，下及曾玄，分宅廣睦，恩義兩敦。第族屬之疏戚，班祿秩以維均。遠則褒崇藝祖之胄，近則加厚濮邸之孫。配天其澤，同姓悉沾。歌《湛露》，詠《行葦》，戒《杕杜》，鄙《葛藟》。衍蟄蟄於《螽斯》，繼振振於《麟趾》。於赫帝命，屬籍是典，皇宗取則，率遵繩檢。歲月薰陶，朝夕漸染。藹藹賓興之才，擢儒科而登仕版。時則有清靜如辟疆，精忠如更生，文若東阿，勇若任城，莫不激昂自奮，騰實飛聲。於是參親疎而兩用，冀羽儀于王國，遂壯周家之藩屏，固漢宗之磐石。若夫由朱雀以縱觀，下天漢而北

望，千門萬戶，將將有伉。言觀其陽，則仍宣德之舊稱，定五門而改剏。其始也，憲陬訾，摹大壯，揆吉日，命大匠。庶民子來，則靡煩於磬鼓；瓌材山積，則又疑於神貺。其上則藻色麗乎方井，雲氣萃乎修楣。躍水波于柏棟，列繡文于蘭栢。罔不隨色象類，因木生姿。窮極奇巧，豈人能為，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。其旁則簷牙高張，欄楯周布，往往雕鸞刻鳳，盤獸伏虎，或連拳欲立，或猛據若怒，或奮翼東廂，或圈首西序，殊形詭制，見者內怖。於以自中夏而布德，總八方而為極。披路三條，則桎梏森以相連；立觀兩隅，則罽毼儼以並飾。善頌落成，上下用懌。言觀其陰，則嶢嶢北闕，時謂景龍，於焉採民謠，於焉觀民風。閱夫闐闐，則九市之富，百廛之雄。越商海賈，朝盈夕充，乃有犀象貝玉之珍，刀布泉貨之通，冠裳衣履之巧，魚鹽果蓏之豐。貿遷化居，射利無窮。覽夫康衢，則四通五達，連騎方軌。青槐夏蔭，紅塵晝起。乃有天姬之館，後戚之里，公卿大臣之府，王侯將相之第。扶宮夾道，若北辰之藩衛。太平既久，民俗熙熙。觀夫仙倡効技，僊童逞材，或尋橦走索，舞豹戲羆，則觀者為之目銜；或鏗金擊石，吹竹彈絲，則聽者為之意迷。亦有蜀中清醪，洛下黃醅，葡萄泛觴，竹葉傾壘，羌既醉而飽德，謂‘帝力何有於我哉’。瞻彼艮維，肇崇琳闕。始真天祥，昉分彪列。妙道由是聿興，至教於是旁達。辛卯之夢既符，壬辰之運斯協。外則立仁濟輔正之亭，行玉筭考召之法。博施于民，俾絕天閼。神符一出，群邪四讐。馘毒治病，功深効捷。內則艮嶽屹以神秀，介亭聳以巖壑。天人交際之夕，清供於此備設。俄而玉笋自傾！寶劍如掣，駭雷霆之轟轟，靈囿下兮雜遝。逮夫應鐘紀律，里社開祥。凡預臣子之列，欲傾頌禱之觴。即茲宮以效報，期萬壽之無疆。于時演大梵希夷之音，諷《太元》空洞之經。遂頒秘籙，八百聯名。猗彼乾維，龍德是營。地直天奧，上鬱化精。有岡連嶺屬之勢，有龍盤虎踞之形。儲休發祥，繫我聖明。惟崇飾之彌麗，正土木之誇矜。蓋示不忘其所自，為萬世之式程。彼漢之代邸既瑣瑣焉；唐之興慶又奚足稱。爰有瑤池波湛，翠水淵渟。我方壺，起蓬瀛，大君戾止，廣殿歡騰，九奏備，八佾成，凡左右侍宴者，恍若躡神山而遊紫清。戊戌之冬，太乙次於黃秘之庭，其位在西北，則臨乎是宮之地。於辰為闔茂，適契乎元命之晶。詔鳩工以基跡，用揭虔而妥靈。十神載別，五福來寧。至於端闈之內，大慶耽耽，路寢斯在。有大符貺於此乎躬受，有大祭祀於此而齋戒。日精東承，月華西對。重軒三階，翕施動彩。左城右平，相與映帶。睨靈光猶培塿，睇景福之叢芮。春王三朝，履端匪懈。庭燎有光，禁漏斯艾。供張絕盛，法物咸萃。乃建招搖以環合，蒲牢發乎輕奏，正甯當陽，天極是配。九賓星拱，垂紳委珮。樂奏《乾安》，間以{韋合韋未}。上公薦壽，捧觴拜跪。天子萬世，兆民永賴。其左則合宮之制，高出百王，上圓下方，法象乎天地；九筵

五室，經緯乎陰陽。旋四序之和于四阿，達八風之氣於八窗。淵衷默定，聖畫允臧。重屋告成，保我家邦。於以饗帝而饗親，則日卜上辛，時丁肅霜。樂調黃鐘，享維牛羊。爰熙太室，恭薦馨香。肆推尊於神考，用嚴配於上蒼。於以視朔而布政，則春期青陽，秋覲總章，冬遇平朔，夏宗明堂。玉冊以極其變，內經以考其常。欽授於人，遂正天綱。其右則徽調之閣，嚴凝密靚。神鼎內藏，天所保定。侔郊鄩之永固，笑甘泉之匪稱。其始鑄也，窮製作之妙於繫表，得隱逸之士于草茅。一鑄而就，光應孔昭。其始定也，夜出九成，不吳不敖，龍變光潤，氣明焰消。維鼎鼎之重，作鎮神臯。數極九變，象該六爻。屹然中峙，增崇廟朝。曰蒼曰彤，以奠齊楚之域；曰晶曰寶，以奠秦趙之郊。有位東南，有位西南者；有位東北，有位西北者。分方命祭，罔或不調。宜乎卜世卜年，過於周曆，永保茲器，與天無極。至其內朝則祥曦、延和，清穆顧問。親臣列侍，禁衛彌慶。治朝則紫宸、垂拱，丹青有煥，一日萬幾，此焉聽斷。厥或進拜將相，號令華夷，爰即文德，播告唯宜。燕樂群臣，詳延多士，乃禦集英，以時葺事。又有龍圖、天章、寶文、顯謨以洎徽猷，五閣渠渠，奉祖宗之彝訓，示子孫之楷模。言追盤誥，道契圖書。翳秘藏之靡怠，仰聖孝之如初。次則東西分臺，政事所會。始揆而議，則可否有蓍龜之決；既審而行，則出內擅喉舌之寄。於以斡旋鈞軸，輔成至治。其在西樞掌武之庭，則有將印之重，軍符之嚴。爾乃運籌帷幄之中，折衝尊俎之間，爰戢五兵，坐鎮百蠻。其在翰苑摛文之地，則惟密旨是承，德意是導。爾乃覃恩潤色，追風渾灝，遂繼東裏之才，允符內相之號。乃若天子燕息之所也，宣和秘殿，翬飛跂翼。憲睿思之始謀，因紹聖之故跡。凝芳瓊蘭，重熙環碧，輪焉奐焉，光動兩側。聽政之暇，來遊來息。搜古制於鼎彝，縱多能於翰墨，致一凝神，優入聖域。爰命邇臣，於焉寓直，罄啟沃之丹誠，庶密效於裨益。申紹紀元，昭示萬億。視彼元狩、元鼎、神爵、五鳳之號，詎能專美於史冊。至如親蠶之所也，延福邃深，有嚴金鋪。當春日之載陽，率六宮而與俱。懿箱既飾，柔桑既敷。鞠衣東鄉，三采躊躇。風戾川浴，地溫氣舒。然後龍精報貺，瑞繭紛如。五色之絲，允侔乎東海，八蠶之繇，富倍于吳都。獻于天於祭服所須。由此率先天下，則無數之化，斯並美於《關雎》。以至掖門曲榭之奧，周廬微道之肅，長廊廣廡之連延，珍臺祕館之重複，倬然在列，璇題輝映。雖使廣延墨客，眾集畫史，易足以紀茲區宇之盛。”先生聞而稱贊曰：“汴都之美，其若是乎，抑何修何飾而臻此乎？”公子曰：“主上以神明資才，受天眷命為天下君。其所以圖為宰製，獨運桀鑊之中者，愚不得而測也。切仰廟堂之所先務者，任賢使能而已。試為子陳之：若夫‘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’，天下至廣，豈曰乏才？觀夫燕、趙、汝、潁之英，勾吳、於越之秀；兩蜀文雅，三齊質厚；以至關東舊相之家

，山西名將之胄，感會風雲，雜然入彀。矧茲神聖之都，是為英俊之躔。元精於此回復，間氣於此蜿蜒。以言乎儒風，則長者之稱，自漢而著；以言乎世族，則文士之盛，自晉而傳。隱逸有夷門之操，文章出濰渙之間。帝賚岳降，運符半千。商弼周翰，接武差肩。陋七相五公之紱冕，邁杜陵韋曲之衣冠。譬猶椒儻權奇，素多於冀北；璠璣結綠，自富於荊山。上乃以道觀能，兼收並取，明明在公，濟濟列布，同寅協恭，相與修輔。故得朝廷清明，紀綱振舉，威武紛紜，聲教布濩。北漸鴨綠，南泊銅柱。深極沙漠，遠踰羌虜。陸讐水懷，奔走來慕。雕題、交趾、左衽、辮髮之俗，願襲于華風；金革、玉璞、犀珠、象齒之貢，願獻於禦府。于斯時也，治定而五禮具焉。則採《周官》之儀物，稽曲臺之典故。考吉禮、嘉禮之義，正婚禮、冠禮之序。車輿旂常，衣冠服制，職在太常，各有攸敘。功成而六樂舉焉，則詔後夔辨舞行，命伶倫定律呂。法太始五運之先，諧中正五均之度。笙鏞鞀磬，琴瑟祝歌，職在太晟，各有攸部。眾製備，群音叶，天地應，神人悅，修貢效珍，應圖合牒。上則膏露降，德星明，祥風至，甘露零；下則嘉禾興，朱草生，醴泉流，濁河清。一角五趾之獸，為時而出；殊本連理之木，感氣而榮。嘉林六目之龜，來游於沼；芝田千歲之鶴，下集於庭。期應紹至，不可殫形。是宜登泰山，躡梁父，泥金檢玉，誕揚丕矩。奏功皇天，登三成五，上猶謙挹而未俞也。於是親事法宮之中，齋心大庭之館，思所以持盈守成，垂萬世之彝憲。躬執道樞，卓然獨斷，仰以順天時，俯以從人願。規模則惟《周官》之隆是循，政事則惟元豐所行是繼。其在官也，絕僥倖之路，汰冗濫之員。奉詔者戒於倚法，治民者戒於為奸。其在士也，納讜言於群試，復科舉於四遠。保桑梓者遂孝養之心，在流寓者獲遊學之便。其在民也，除苛濫之科，蠲不急之務。農人服田，以效力穡之勤；父老扶杖，以聽詔書之布。遂使四海之內，返樸還淳，皆敦本而棄末。皞皞乎太古之風，各安居而樂業。”先生聞之歎美不暇，乃謂公子曰：“今日治效如此，正臣子歌功頌德之秋也。顧惟疎遠之蹤，名不通於朝籍，雖欲抽思騁詞，作為聲詩，少述區區之志，天門九重，勢難自達。則乙夜之覽，何敢冀哉？”因擊節而歌曰：“嚴哉神聖位九重，仁天普被四海同。曠然丕變還淳風，金革不用囹圄空，千齡亨運今適逢。下七制，卑三宗，微臣鼓腹康衢中，日逐兒童歌帝功。”歌畢，振衣而去。公子遂述其事而理之，以總一賦之義焉。理曰：“赫赫皇宋，乘火德兮。奠都大梁，作民極兮。一祖六宗，世增飾兮。光明神麗，觀萬國兮。穆穆大君，天所子兮。粵自叢霄，履帝位兮。體道用神，妙莫名兮。立政造事，亶有成兮。金鼎奠邦，神奸讐兮。玉鎮定命，垂奕葉兮。天地並應，符瑞著兮。膺圖合牒，千百禩兮。坐以受之，開明堂兮。三靈悅豫，頌聲興兮。元臣碩輔，侍帝旁兮。相與弼亮，守太平兮。運丁壬辰，化

道行兮。己酉復元，寶曆昌兮。天子萬年，躬在宥兮。斯民永賴，躋仁壽兮。
”元叔，名長民，元豐內相定之孫。其後建炎中為監察禦史，以名字典州
[“名字”疑為“名家”]，終江西提點刑獄公事。有子淞，文亦工。

玉照新志·卷四

高公軒者，宣仁之疎族也。政和末，為滄州儀曹，考滿，哀鳴於外臺，及將曰：
“自惟孤寒，無從求知于當路，但各乞一改官照牒，障面而歸，以張鄉閭
，足矣！”人皆憐而與之。既至京師，乃詣部自陳薦狀已足，乞以照牒為用
，先次放散。適有主之者，從其說而施行之，遂冒改秩。蔡元長時當國，聞之
，遂下令今後不得妄發照牒。公軒中興後為檢正諸房文字。

外祖曾空青，政和中假守京口，舉送貢士張彥正綱；宣和末，守秀水，舉
送沈元用晦；紹興間，牧上饒，舉送汪聖錫應辰，三人皆以廷試第一。其後舅
氏曾宏父知台州，鹿鳴燕坐上，作詩以餞之，末句云：“三郡看魁天下士，丹
丘未必墜家聲。”是歲，天臺全軍盡覆，事有不同如此者。沈元用，文通孫也
，初名傑，家於秀之崇德縣。坐為人假手，奏案至祐陵榻前，上閱之云：“名
見《梁四公子傳》，此人必不凡，可從闊略。”時方崇道教故也。遂降旨，止
令今後不得入科場而已。彷徨無所往。時外祖守秀城，舅氏宏父為湖州司錄
，來省侍。妓長楊麗者，才色冠一時，舅氏悅之。席間忽云：“有士人沈念六
者，其人文藝絕倫，不幸坐累，遂無試所，奈何！”宏父云：“審如若言，吾
合牒門客一人，尚未有人。”翌日，訪舅氏，一見契合，易其名曰晦。是歲
，漕司首送，明年，為大魁，才數月即入館為郎，奉使二浙，經由嘉禾。麗張
其徒曰：“我今日乃往庭參門生耶！”

張子韶、凌季文俱武林人，少長同肄業鄉里。宣和末，居清湖中，時東西
兩岸居民稀少，白地居多。二人夜同步河之西，見一婦人在前，衣粧楚楚。因
縱步覘之，常不及焉。至空迴處，忽回顧二人而笑，真絕色也。方欲詢之，乃
緩步自水面而東。二公驚駭而退。

王磐安國，合肥人。政和中，為郎京師，其子婦免身，訪乳婢，女僧云：
“有一人夫死未久，自求售身。”安國以三萬得之。又三年，安國自國子司
業丐外，得守宛陵。挈家之官，舟次泗州，一男子喏於轎前，云乳婢之夫也
，求索其妻。安國驚駭，欲究其詳，忽不見。歸語乳婢，亦愕然無說。至夜
，乳婢忽竄去，遍索不可得。詰旦，舟尾乃見屍浮於水面。

元符末，巨公為太學博士，輪對，建言：“比因行事太廟，冠冕皆前俯後
仰，不合古制。”詔行下太常寺。寺中奏云：“自來前仰後俯，必是本官行禮
之時倒戴之誤。”哲宗顧宰臣笑云：“如此，豈可作學官，可與一閒散去處。
”改端王府記室參軍。未幾，端邸龍飛，風雲感會，至登宰席，寵祿光大，震

耀一時。紹興中，亦有為館職者，于言路有宿憾，欲露章以論。既聞之，慙于當路，乞易地以避焉。改普安郡王府教授。已而，孝宗正儲位，以潛邸舊恩，位極人臣，榮冠今古。二公之事絕相似，禍福倚伏，有如此者。

李漢老邴少年日，作漢宮春詞，膾炙人口，所謂“問玉堂何似？茅舍疏籬”者是也。政和間，自書省丁憂歸山東，服終造朝，舉國無與立談者。方悵悵無計，時王黼為首相，忽遣人招至東閣，開宴延之上坐。出其家姬數十人，皆絕色也。漢老惘然莫曉。酒半，群唱是詞以侑觴，漢老私竊自欣，除目可無慮矣。喜甚，大醉而歸。又數日，有館閣之命。不數年，遂入翰苑。

江緯字彥文，三衢人。元符中，為太學生。徽宗登極，應詔上書，陳大中至正之道，言頗剴切。上大喜。召對稱旨，賜進士及第，除太學正，自此聲名籍甚。陸農師為左丞，以其子妻之。政和末，為太常少卿。蒙上之知，將有禮筵之命。時陸氏已亡，再娶錢氏，秦魯大主女也。偶因對揚，奏畢，上忽問云：“聞卿近納錢景臻女為室，亦好親情。”言訖微笑。是晚批出，改除宗正少卿。彥文知非美意，即丐外出知處州，由是遂擯不復用。

明清《揮塵餘話》載馬伸首陳乞立趙氏事，後詢之遊誠之，凡言與前說各有異同者，今重錄其所記於後。靖康初，秦檜為中丞，馬伸為殿中侍御史。一日，有人持文字至臺云：“金軍前令推立異姓。”秦未及應語之間，馬遽云：“此天位也，逆金安得而易！今舍趙氏其誰立？”秦始入議狀，連名書之。已而，二帝北狩，秦亦陷金，獨馬公主臺事，排日以狀申張邦昌云：“伏睹大金以太宰相公權主國事，未審何日復辟？謹具申太宰相公，伏乞指揮施行。”至康王即位日乃止。有門弟子何兌者，邵武人，字太和，嘉王榜登第，少師事馬公。其後，秦檜南歸，擅立趙氏之功歸己，盡掠其美名取富貴，位極公槐，勢冠今古，何公常太息其師之事湮沒，欲辯明其忠。每引紙將書，輒為其子所諫，以謂秦方勢焰震主，豈可自蹈危機，掇家族之禍。然何公私自為《馬公行狀》一通，常在也。紹興甲戌，以左朝奉郎任辰州通判將滿，一夕，忽夢馬公衣冠相見，與語如平生親。既寤，喻其子曰：“馬先生英靈不沒，齎恨九京，如此有意屬我乎？”掛其遺像，哭之。其子鎬哀勸不從，因告其父曰：“俟斯人死，上之未晚。”太和曰：“不然，萬一我先死，瞑目有餘恨。後日當受代。”即手書一狀聞於朝，其詞尤委曲回互，但云“自太師公相陷金之後，獨殿中侍御史馬伸，排日以復辟事申邦昌”云云。且以所作《行狀》繳納，乞付史館立傳，以旌其忠。入馬遞馳達，然後解組以歸。秦得之，怒，凡一路鋪兵悉遭痛治，仍下廷尉，追捕何公甚急。獄吏持文移至邵武，而太守張姓者，驚愕罔措，就坐得疾，越翌日始甦，扶掖至廳事，才啟封視牒，則所追者左朝奉郎何兌也。方遣吏往村落追赴以行。既對吏，而柏臺老吏已先在棘寺，但謂

“靖康雖有馬伸為殿院，未嘗聞有此狀也”。令臺吏勒軍令狀，棘寺以上書不實，擬降一官，罷前任。思陵重違檜意，聖語曰：“所擬太輕，特追兩官，羈置英州。”蓋紹興甲戌歲也。後一年乙亥，檜死日，御批何兌所犯，委是冤枉，令有司別定，遂復元官，放逐便，仍理元來磨勘，為左朝散郎。何在貶所皆無恙。歸至里門，遇親戚相見，喜馬公之事明白，一笑病發。朝廷雖欲用之弗果，僅能食祠官之祿一年而已。鎬乃誠之姨夫，是以知其詳。及建甯諸鄉長搢紳之與何太和相厚者，皆能言其事。

明清近又得伸上邦昌全文，用列於後，云：“伸伏見金人犯順，劫二聖北行，且逼太宰相公使主國事，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，自信敵兵之退，必能復辟也。忠臣義士，不即就死；城中之人，不即生變者，亦以相公必立趙孤也。今敵退多日，吾君之子，已知所在，獄訟謳歌，又皆歸往。相公尚處禁中，不反初服，未就臣列。道路傳言，以謂相公外挾強敵之威，使人遊說康王，自令南遁，然後據有中原，為久假不歸之計。伸知相公必無是心，但為金人所迫，未能遽改。雖然如此，亦大不便。蓋人心未孚，一旦喧闐，雖有忠義之心，相公必不能自明。滿城生靈，必遭塗炭，孤負相公初心矣。伏望相公速行改正，易服歸省，庶事稟取太后命而後行，仍亟迎奉康王歸京，日下開門拊勞四方勤王之師，以示無間內外。赦書施行恩惠，收人心等事，權行拘收，候立趙氏日，然後施行。庶幾中外釋疑，轉禍為福。伊、周再出，無以復加。倘以伸言為不然，即先次就戮，伸有死而已，必不敢附相公為叛臣也。”邦昌於是始下令一切改正。

明清《揮塵後錄》載周迎所記陳堯臣決伐燕之策，蓋出於天下公論，而堯臣之子倚以財雄行都。張全真參政日，載真偽作一幀，可以但作全真文字。近覽李仁甫《長編》云：“紹興元年正月十四日辛丑，中書舍人胡交修言：‘人臣之罪，莫大於誤國，自古誤國之禍，莫大於燕雲之役者。燕山議首與夫用事之臣，大者誅戮，小者流放。而陳堯臣者，獨仍舊故秩，廩食縣官，置而不治，豈所以上慰宗社之神靈，下泄四方之痛憤哉？堯臣為國召亂，不知罪惡之重，乃敢自引矜，乞為郡守。今雖為宮祠，叨竊食祿。臣愚伏望睿旨削奪堯臣在身官爵，投竄遐方，以懲其惡，以謝生靈，為後世臣子誤國之戒。’詔：‘堯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指揮，更不施行。’”書之于編，蓋知迎之言不厚誣，且非明清之私意。事見《長編》第一百五十九之注。後閱《中興日曆》，宰執奏乞行遷責，高宗云：“豈可以因乞差遣，反遭貶邪？”止罷祠焉。

王彥國獻臣，招信人〔原“招”作“昭”。宋史地理志淮南東路泗州有招信縣，據改〕，居縣之近郊。建炎初，金人將渡淮。獻臣坐于所居小樓，望見一老士大夫彷徨阡陌間，攜一小僕，負一匣，埋於空迴之所。獻臣默識之。事

定，往掘其地，宛然尚存。啟匣乃白樂天手書詩一紙，云：“石榴枝上花千朵，荷葉盃中酒十分。滿院弟兄皆痛飲，就中大戶不如君。”獻臣後南渡，寓居餘姚，嘗出以示余，真奇物也。聞後以歸劉綱公舉矣。

獻臣又云：建炎間，避地至奉化境上，一二僕隸偕行。嘗夜過渡，月色微明，有數人先往焉。忽問云：“非王獻臣解元行李否？”但見其軀幹長大，語聲雄厲，心竊疑之。方欲復詢之，忽逕自劃水而渡彼岸，波濤洶湧久之。獻臣惶怖幾溺，竟不知為何怪，後亦無他。

胡偉元邁，新安人也。攜其父舜申所述《乙巳泗州錄》、《己酉避亂錄》二書相示，敘俶擾時事，文雖不工，頗得其實，今列於後：

《乙巳泗州錄》云：宣和乙巳，子家寓居泗州之教授廳，適在寶積門，出門即淮河。有友一二人在南山，如鄭況仰荀，其父為發運司屬官，廨宇在焉。以故無三五日予不至南山。常時至彼講論文字，談說時事。是時，朱勔父子正得志，勢位炎炎。每上下京浙，則稱往來降禦香，其實欲所過州縣將迎之勤也。是年秋，朱汝賢自浙中來，以降禦香，泗州官吏迎于{卩走}山。{卩走}山，出城四里許，在淮南西岸，過是無路可行，故止於此邀迎其船。汝賢傳指揮，到城中亭子上相見，官吏皆迴候於亭。及船至亭，通名，典謁者曰：“承宣歇息矣。”候久之，令再通，曰：“睡著矣。”抵暮，方見守倅而已。傍觀者見其驕傲，皆為之不平。予輩時談此事于南山，曰：“我輩恐未死，且看朱勔父子終竟如何。”其冬，金人入寇抵都城，上皇避位，日聞京師事不一。未幾，朱勔首以小{舟刃}子東下，曰勔已放歸田里矣。不敢出見人，人亦不顧之。日有京師權貴與中官下來者頗多，皆著皂衫而系皂縑，行於街市。又幾日，曰上皇已在發運司行衙矣。人初不信，及往觀，但見座船一隻，泊于河步，以結徽壁矢張於船前。問之，上皇果在，衙中侍衛蕭然。又數日，軍馬纔到，市上皂衫貴人益多。凡前此聞所貴倖宦侍之用事者，問之，往往在焉。俄又聞童貫亦至，或有見坐帷帳中，黑肥，軀幹極大者，問之。童大王也。軍馬至，皆渡淮，駐于南山後。聞高俅于南山把隘。高俅之弟伸亦同在彼。因普照覺老請齋于南山，始知之。是時也，把隘南山，即已棄淮之北矣，實今日之先兆，亦自東京來至南山，無控扼之所也。俄又聞上皇登發運衙城上之亭，觀漁人取魚於淮。又旬日，上皇移幸而南。自是京師士民來者日夕繼踵，益知金兵叩城之事。以上皇益南，侍衛自京師而至益盛。一橐駝踏浮橋傾倒，遂入淮中，以負物之重，恐必不救也。又閱歲時，上皇駕還，皆親至塔下燒香。每入寺，寺中人皆驅出。施僧伽鉢盂、袈裟，至親與著於身。先是，以普照寺大半為神霄玉清宮，至是，御筆畫圖，以半還寺。寺僧送駕出城，得御筆，歡喜。上皇初至寺時，寺之緊要屋宇還之益多。始所還，道流盡拆去門窗

；及再還，即並所拆門窗得之，道流褫氣矣。明年秋，余同弟汝士往國學赴試，汝士預薦，而余遭黜，獨還泗州侍親。時伯兄汝明再為監察禦史，汝士寓南臺公廡，以待省試，因再遭圍，悶病幾死。蓋國學諸生例患腳氣，故染是病也。使予是年預薦，必死于京師。及聞太原失守，知淮泗不可居，借船于發運方孟卿，遂侍親來湖州，船才過閘即潮落，不可復開，而泗州尋亦亂矣。嗚呼！金敵憑陵，國家顛危，實上之人為權倖誘惑，造成此禍，而勔一人亦在數。蓋勔乃姑蘇市井人，始以高資交結近習，進奉花石，造御前什物，積二十年，職以充進奉監司。守令或忤其意，以故違御筆繩之。應造什物，皆科於州縣，所獻才及萬分之一，餘皆竊以自潤及分遺權倖，以徼恩寵。故勔建節旄，子姪官承宣觀察使，下逮廝役，日為橫行。媵妾亦有封號。勔與其子汝賢、汝功各立門戶，招權鬻爵，上至侍從，下至省寺，外則監司，以至州縣長吏官屬，由其父子以進者甚眾，貨賂公行，其門如市。於是勔之田產跨連郡邑，歲收租課十餘萬石。甲第名園，幾半吳郡，皆奪士庶而有之者。居處園地悉擬宮禁，服食器用上僭乘輿，建禦容殿於私家。在京則以養種園為名，徙居民以為宅所。占官舟兵級月費錢糧，供其私用。及上皇禪位，放勔歸田里，其假道泗州也，遮蔽船門，惟恐人知之，亦無面以見人。未幾，淵聖以臺諫論勔，安置廣南，籍沒財產。既而取首級，家屬悉竄。以此觀之，宜乎召金人之禍，而致國家之顛危焉。然所以造禍者，豈止勔之一人耶？因思宣和間，京師奢侈正盛，一相識言曰：“《書》云‘內作色荒，外作禽荒，甘酒嗜音，峻宇彫牆。有一於此，未或不亡。’古人法度之嚴如此。是數者有一則必亡，豈有兼是數者，而復有逾於此者，安得無禍乎？”靖康果有其應。或曰：“若如此而無禍，則古人之言必妄，《詩》、《書》皆不足信者，而喋喋頗費辭說。”自念老矣，切慮遺忘，遂追思所見，筆之於冊云。

《避亂錄》：建炎己酉，先兄待制諱舜陟，字汝明，帥建康，與右丞杜充不相能。充時領兵駐建康，充自遣將來奪取經制司錢物。待制聞於朝，充往往亦知而後奏。朝廷知二公不合，十月，移待制兩浙宣司參謀。時周望自樞府出為宣撫。望老繆，本由八行舉，與論軍事率不合。先有旨，令堅守平江，所措置初無可守之計，待制有奇謀，皆不用。金人自廣德由安吉抵錢塘，渡江破明越，北還，假道平江，所措置初無守禦者，皆知必敗矣。待制謂望，本司金帛既盡為敵人所得，曷若為攜往崑山而北，庶可存也。望既遣金帛來吾家，始以船附魯珪輜重中，艤平江齊門。翌日，到崑山，依李閭、羅貴，泊于梅里，尋移許浦。未幾，金兵犯平江，望走青龍，平江城不戰而破。諸將如郭仲威輩，先敵未至，已劫略城中幾無遺。望嘗不快于韓世忠。是時，世忠兵盛權重，駐鎮江，聞望竄，遣將董旻邀虜之。旻至許浦，以為望在，適吾家老小在彼

，旻來見待制，遂邀以行。始旻將至，兵稍遙，望皆以為敵舟，率棄船而走。吾家船亦留江口，命使臣溫宏等守之。老小係道。弟舜舉、姪仔，徑走吳興。唯予侍家君朝散，同待制及令人等，茫無所之，第漫去而已。夜宿野人家，旻遣使臣來追，堅欲吾家還船。予謂：“若金人則不可從，若世忠軍則中國兵，且此投戈散地之時，往其軍中亦自有所托，何為不可？”待制以為然，因舉家從以還。時已行三二十里，連夜從其使臣以還，偶天晴，及曉才到，船皆無恙，一簣不失。旻乃率待制入其軍於鎮江。蓋旻之意，虜望不及，且取參謀以塞其責。而旻欲虜望未已也。始船未行，旻軍陣船到于江，唯吾家一船在許浦港口未出江。旻乃率吾家船入其軍，趨水而下往青龍，必欲得望。及至青龍江口，聞望已還軍而西。旻遂泝江而上之鎮江，吾家船同行。及至鎮江，待制欲見世忠，旻遮之不使見。未幾，遣一船來換，意欲取吾船中之米。其所謂金帛者，未至梅里，望已追回矣。以諸將不欲令金帛離軍去，殆有謀焉。有言於望故也。得所換之船，吾家移過，自留少米，餘皆與之，本有百餘石。所換之船，通川船也，亦能行江海，有篷帆二，物亦足用。小泊于焦山，雜于韓軍雜物船中。既至焦山，船中隘不可居。入寺中占其方丈，老幼悉安堵，但日遊戲于焦山而已。時金已破鎮江，日見胡騎馳逐於江岸。坐見其焚甘露寺，但留雙鐵塔。世忠以江船鑿沉於閘口，拒金人之出，敵船實不可出，以閘口沉船縱橫也。世忠軍皆海船，陣于江中，中軍船最大，處於中，餘四軍皆分列以簇之，甚可觀。輜重船皆列於山后。予日登焦山頂觀之，山前但見作院等船耳。工人為兵器于寺前，又有鎮江見任官及寺中之船，皆於寺前，太守李汝為亦在焉。汝為亦韓軍中人，世忠命為太守者也。三月十七日晚，東北風作，至夜益甚，江中飄水皆成冰。予嘗夜獨宿船中守行李，時吾家復有一小船同泊，以行李載不盡故也。是晚，予上船遣人提空籠相隨，欲入船搬移衣物，又攜錢百千入大船，已昏黑，風大，船蕩不可臥。梢工姓朱，通州人。夜將半，叩問朱梢：“船如何？”朱曰：“風大甚。”夜益深，但聞朱梢焚香於神前，有禱祈護衛者。復問朱云：“如何？”朱曰：“風大了不得也。”問：“吾小船安在？”曰：“不見久矣，隨風以去也。”是日晝，余觀大船之碇索，其外似已舊爛，其中一截斬新。予嘗語朱：“此船藉此索為命，何不倒索而用之，卷其舊者於裏，出其新者於外，庶可恃以牢乎？”朱曰：“此當然。”予曰：“明日潮來水滿，可令近岸，倒其索。”朱許之。至是風作之甚，又思其索舊且朽，愈不遑安。是時，金兵在南岸，碇索若斷，必隨北風至彼，當碎身與船于敵手矣。船為風震，不得睡，思之惶恐無限。及曉，幸吾船無恙，但不能舉頭，以惡心故也。朱梢尋以面湯來，亦不能用。及伸首船外，視焦山之前，唯吾一船而已，餘皆不知所在。遙視趙都監者，步履於山上，如神仙中人。點心時，待制以

予在船中，遣小舟來，因得登焦山之岸，其去死亡一髮耳。予尋登山頂望世忠軍，極目江中，無一船之存，輜重在山后者，亦略不見其一。又一二日，山前之船稍集。先是，世忠既塞閘口之河，金人乃別開一河，出江焦山，初不知之。至是，早飯時，有敵船二隻出在江，但望見其船上黑且光耳，必是其人衣鐵甲也。此間船皆起碇以走。是日，世忠家私忌，予入方丈，見諸方為佛事。未幾，諸僧皆在船中，蓋凡在山之人皆已登舟。府官之屬亦然。予家亦皆登舟，隨例起碇以下，至垂山風適順，乃令朱梢張帆順流而下。韓軍望見吾家船去，有呼住者，予令勿應。時船中有韓軍二卒，亦令船住，復勿聽，二卒蓋世忠令守吾家者也。行稍遠，始語二卒：“待吾家至蘇湖，卻以金帛遣汝回，否則，無好到汝也。”二卒顧勢不可住，乃俯首從之。船過圖山，風正順。夜過江陰，曉抵福山，不知其幾里。福山別得船，又正北風作，抵常熟，過平江，至平望入平江城。市並無一屋存者，但見人家宅後林木而已。菜園中間有屋，亦止半間許。河岸倒屍則無數。出城，河中更無水可飲，以水皆浮屍。至吳江，止存屋三間，其下橫屍無數。垂虹亭、橫橋皆已無，止於亭下取得少水堪飲。自吳江而南，有浮屍益多，有橋皆已斷，其處屍最多。後問之，云：“敵騎推人過，皆死于水。”時燕子已來，無屋可巢，吾船用帆，乃銜泥作巢於帆。緣岸皆為竈圈，云金人緣岸泊故也。所殺牛頻頻有之，其骨與頭足並存，但並無角，必金人取以去。陳思恭所擊敵船沉陷者，尚有數隻於第四橋之南。思恭，周望軍統制官也。待制嘗語望云：“樞密必欲守平江，莫若移軍吳江，據太湖天險，吾輩以中軍扼其前，使諸將以小舟自太湖旁擊之，可必勝。”望不主其議，但令召諸將議之。及諸將畢集，望命待制語方略，諸將不從。蓋諸將如郭仲威輩皆賊魁，喜亂，志在為賊而已。思恭兵最少，居下，聞此謀躍而前曰：“待制之言甚善，思恭願為先鋒。”自餘不從，竟已。及敵過吳江，思恭不稟望，自以兵出太湖，橫擊其尾。乃中軍系虜之民，聞兵至，皆為內應，縱火焚舟，幾獲四太子者。思恭雖勝，望怒其不白，然竟不遷官。所沉敵舟，凡半年許尚在河中。吾家船至平望，方欲首西以行，東風又發，又一帆至吳興。時望軍已駐吳興矣。凡曲折得風，自垂山至吳興，真天以相吾家也！老幼皆安然而歸，始見弟姪，已抵吳興旬日。待制乃遣使臣以書與信寄謝世忠、董旻輩。因送二卒往，仍取行李告勅之寄軍中者。既取以歸，聞世忠舟師敗于金人。始敵在鎮江，不可出，故即陸往建康，嘗聚吾宋士大夫，令籌所以破世忠軍，皆云：海船如遇風不可當，船大而止，且使風可四面，卒難制，如風使舟耳，卒難搖動。敵然之，選舟載兵，舟櫓七八，乘天曉風未動，急搖近世忠，以火箭射之。船人救火不暇，又無風，船不可動，遂大敗，陷前軍十數舟，自餘得遁。蓋世忠初知金人往建康，亦泝江以舟師與對壘，時議者固已非之，曰：“《

兵法》：‘勿迎于水內，半濟而擊之，利。’今乃迎之于水內，安有利也？”初予在焦山，見世忠陳兵江中，而鎮江江口山上，有兀立不動下視吾軍者。世忠船特大，早晚諸將來稟議，絡繹不絕，皆用小舟。明知大者為世忠，自餘五軍船，歷歷可數。吾嘗自念，吾軍中事，金人莫不目見耳聞；而敵人軍中事，吾軍略不知之，亦可慮矣。終抵于敗，何智術之疎耶！於是金人安然渡江北歸。然世忠進官加恩，猶自若也。不數月，待制守錢塘，世忠入覲，時車駕駐會稽，所待世忠良厚，乃大喜，卻恨前此失於一見，且詈董旻為之障。旻來謁，亦有慚色。聞世忠將入錢塘界，謂旻曰：“胡待制今卻相見，如何？”旻無語，但愧汗而已。世忠所攜杭妓呂小小，即時以去。初，小小以有罪繫於獄，其家欲脫之，投世忠。世忠偶赴待制飯，因勸酒，啟曰：“某有少事告待制，若從所請，當飲巨觥。”待制請言之，即以此妓為懇。待制為破械，世忠欣躍，連飲數觥。會散，攜妓以歸。妓後易姓茅。

玉照新志·卷五

明清嘗于畢少董處，睹種明逸手書所作詩一首，殆五十年猶能全記。今錄於此：“樓臺縹緲路歧旁，共說祈真白玉堂。珠樹風高低絳節，靈臺香冷醺虛皇。名傳六合何昭晰，事隔三清恨渺茫。欲識當年漢家意，竹宮梧殿更淒涼。”

世傳《太公家教》，其言極淺陋鄙俚。然見之唐《李習之文集》，至以《文中子》為一律。觀其中猶引周漢以來事，當是有唐村落間老校書為之。太公者猶曾、高祖之類，非渭濱之師臣明矣。《文中子》，想亦是唐所錄，其言未免疎略。經本朝阮逸為之潤色，所以辭達于理，學者宜熟究之焉。如市井間所印百家姓，明清嘗詳考之，似是兩浙錢氏有國時，小民所著。何則？其首云

“趙錢孫李”，蓋錢氏奉正朔，趙乃本朝國姓，所以錢次之；孫乃忠懿之正妃，又其次，則江南李氏。次句云“周吳鄭王”，皆武肅而下後妃，無可疑者。

明清家舊有常子允元祐中在館閣同舍諸公手狀，如黃、秦、晁、張諸名人皆在焉。後為龔養正頤正易去。比觀洪景廬《容齋三筆》，乃云見於王順伯所，以為高子允者。常名立，汝陰人，與家中有鄉曲之舊，夷父秩之子。熙甯初，父子俱以處士起家，子允為崇文館校書郎。元祐中，再入館。後坐黨籍，謫永州監稅以卒，石刻碑中可考。此卷乃子允與大父者。而景廬乃指以為高君，不知高子允又何人耶？

杜子美作《飲中八仙歌》，敘酒中之樂甚至。由是觀之，子美蓋亦好飲者，不然，又焉得醉中詆嚴武，幾至殺身耶？

宣和中，外祖曾空青公守山陽，有堂胥之子韓璉者，以禦筆來為轉運司勾當公事。年未冠，而率略之甚。一日，語外祖云：“先丈嘗為何處差遣？”外祖答云：“曾在中書。”復詢云：“何年耶？”答云：“建中靖國之初，自右

府而過。”璫大笑云：“豈有察院而過中書省乎？”蓋謂其儕類而然。外祖即應之云：“先公自知樞密院拜右僕射。”璫默然，闔席為之哄堂絕倒。

雷轟薦福碑事，見楚僧惠洪《冷齋夜話》。去歲，婁彥發機自饒州通判歸，詢之，云：“薦福寺雖號番陽巨剎，元無此碑，乃惠洪偽為是說。”然東坡先生已有詩曰“有客打碑來薦福，無人騎鶴上揚州”之句矣。按惠洪，初名德洪，政和元年，張天覺罷相，坐通關節，竄海外。又數年回，僧始易名惠洪，字覺範。考此書距坡下世已逾一紀，洪與坡蓋未嘗相接，恐是先已有妄及之者，則非洪之鑿空矣。洪本筠州高安人，嘗為縣小吏。黃山谷喜其聰慧，教令讀書，為浮屠氏，其後海內推為名僧。韓駒作《寂音尊者塔銘》，即其人也。

韓子蒼駒，本蜀人。父為峽州夷陵令，老矣，有一妾，子蒼不能奉之，父怒，逐出。內侍賈祥者，先坐罪竄是郡，駒父事祥甚謹，祥不能忘。子蒼于父逐之後，走京師，祥已收召大用事。子蒼困甚倦遊，漫往投之，祥不知得罪于其父也，獻其所業。偶祐陵忽問遷謫中有何人材，祥即出子蒼詩文以進。首篇“太乙真人蓮葉”之句，上一覽奇之，即批出賜進士及第，除祕書省正字。不數年，遂掌外制。

紹聖中，有王毅者，文貞之孫，以滑稽得名。除知澤州，不稱其意，往別時宰章子厚，子厚曰：“澤州油衣甚佳。”良久，又曰：“出錫極妙。”毅曰：“啟相公，待到後，當終日坐地，披著油衣食錫也。”子厚亦為之啟齒。毅之子倫也。

石才叔蒼舒，雍人也。與山谷游從，尤妙於筆劄，家蓄圖書甚富。文潞公帥長安，從其借所藏褚遂良《聖教序》墨蹟一觀。潞公愛玩不已，因令子弟臨一本。休日宴僚屬，出二本令坐客別之，客盛稱公者為真，反以才叔所收為偽。才叔不出一語以辨，但笑啟潞公云：“今日方知蒼舒孤寒。”潞公大哂，坐客赧然。

中興初政，治宋齊愈退翁獄斷案，得之陸務觀，云是年大駕自維揚倉猝南狩，文書悉皆散失，未必存於有司，因錄于左。然紹興中，趙鼎、張浚為左右相，嘗共啟于高宗，云靖康之末，金人議立偽主，意在張邦昌，而退翁適在眾中，發於憤躁，掌上密書以示所厚，云夷狄設意如是。坐有姦人，隨聲唱之，故及於禍。思陵惻然憐之。詔追復元官，錄其子孫。元牘云：

建炎元年七月二十八日，尚書省劄子，臣僚上言：“新除諫議大夫宋齊愈，昨三月初間，同王時雍等在皇城司聚議，乞立張邦昌。拜大金賜詔畢，書立狀時，雖時雍等恐懼不敢填寫張邦昌姓名，而齊愈執筆，奮然大書‘張邦昌’三字，仍自持其狀以示四坐，無不驚駭。齊愈自言‘自從二月在告不出’，欺誕若此。聞左右時雍等實齊愈也。今使居諫議大夫之任，一時陛下未知

其人邪佞，而朝廷未有人論，更乞聖裁。七月八日同奉聖旨：宋齊愈罷諫議大夫，令禦史台王賓置司根勘，具案奏聞。今據王賓勘到：“宋齊愈招金人邀請淵聖皇帝出城，未回，知孫傅承軍前，遣吳玠等將文字稱廢淵聖，共舉堪為人主一人。及知孫傅等乞不廢淵聖皇帝，不許，須管於異姓中選舉姓名通申。齊愈知孫傅等在皇城司集議，遂到本司，見眾官及卓子上文字，不論資次，管舉一人。齊愈問王時雍：‘舉誰？’時雍曰：‘金人令吳玠來密喻，旨意在張邦昌，今已寫下，只空姓名。’又看得元來文字，請舉軍前南官。以此參驗，王時雍言語即是要舉張邦昌。齊愈恐違時雍，別生不測，為時雍曾說吳玠密諭張邦昌；亦欲蚤了圖出，齊愈輒自舉筆於紙上書寫‘張邦昌’姓名三字，欲要於舉狀內填寫，卻將呈時雍，稱是；又節次徧呈在座元集議官。齊愈令人吏依紙上所寫‘張邦昌’三字，別寫申狀，系時雍等姓名，分付吳玠莫儻將去。其舉狀內別無齊愈姓名。初蒙勘問時，懼罪隱下不招。再蒙取會到中書舍人李會狀：‘二月下旬間，忽有左司員外郎宋齊愈自外至，見商議未定，即于本司廳前取紙筆，就卓子上取紙一片，書寫“張邦昌”三字，即不是文字上書，遍呈在坐，相顧失色，皆莫敢應，別無語言。其所寫姓名文字系宋齊愈手自捋去，會即時起去。是時，只記得胡舜陟在坐，司業董道午間亦在坐，未委見與不見。其餘卿監郎官，會以到局未久，多不識之。’及根取元狀單子勘，方招。檢準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書內一項：‘昨金人迫脅張邦昌僭號，實非本心，已復歸舊班，其應幹供奉行事之人，並與放免。法寺稱宋齊愈系謀叛不道已上皆斬，不分首從；勅犯惡逆以上罪至斬，依法用刑。宋齊愈合處斬除名。犯在五月一日大赦前，合從赦後虛妄，杖一百，罰銅十斤。情重奏裁。’同奉聖旨：宋齊愈身為士大夫，當守節義，國家艱難之際，不能死節，乃探金人之情，親書僭逆之名姓，謀立異姓以危宗社，造端在前，非受偽命臣僚之可比，特不原赦，依斷，仍命尚書省出榜曉諭。”吳江王〔彳分〕之孺云：“唱之者楊願也，紹興中，附麗秦檜為簽書樞密院命矣。”

夫近又得張栻敬夫記其父魏公浚語，益明其風指佐證之冤。今備書云：建炎元年，大人朝南京為虞部員外郎，時宋退翁齊愈為諫議大夫，舊相好也。南京庶事草創，就置三省於行宮，李公綱秉政月餘矣。一日，夜漏下，大人過退翁省中，見退翁笑曰：‘今日李僕射有三劄，李公素有名譽，所建明乃爾！一欲盡括天下之馬；其二欲括東南民財，聽富室盡輸，不限以數；其三欲郡增置兵，大郡二千人，次千五百人。子以為何如？’大人曰：“胡可行也？”退翁曰：“然。西北邊之馬，今不可得，今獨江淮以南耳，其馬可用耶？民財，第其等限而取之，猶恐其擾，況此可藝極耶？至於兵，假若郡增二千，月費十萬緡以養，今時州郡堪此耶？素有額者且不能滿，況外增耶？某方論其不可矣。

”復捧腹而笑，出其劄以示大人，大人曰：“不可上也。”退翁愕然曰：“公知其劄已是不可，某論之而云‘不可上’，何也？”大人曰：“宰相不勝任，論去，諫官職也。豈有身為相未幾，上三事而公盡力駁之，彼且獨不怒者？公欲論其不可相耳。”退翁不樂，曰：“吾故為其有虛名，但欲論此三事。”既而語頗厲，大人即退臥省中，展轉曰：“人雖至交，亦有不可言者。”翌日，遇朝參，郎省亦入見，退翁上對。少頃出，過省門相遇，望見其有得色。前執手曰：“適奏昨劄，上甚喜。”大人搖首曰：“恐公受禍自此始矣。”退翁猶慙然而去。居四日而難作。張邦昌之挾賊以僭也，在金營議已定，今載于諸錄，可考驗也。退翁自會議所歸，遇鄉人問之，曰：“今日金所立者誰？”退翁書邦昌姓名於掌以示之。而李丞相付獄觀望，以為退翁。丞相竟匿其稿，而執李會章論退翁死。李公旋罷相。後上亦聞其詳，惻然仁閔，復退翁官而官其子。己卯夏，栻侍旁聞之，敢私志云。見之《長編》靖康二年二月注。李忠定號為中興名相，而私意害人，亦復如是，與夫褚河南之譖劉洎，陸敬輿之短竇參，殆一律矣。白圭之玷，可勝歎喟。其後禦史馬伸疏忠定之罪，首以三事為言。

洪芻駒父等獄案，亦得之陸務觀，云亦是省部散失史冊所遺者。建炎元年八月十四日，尚書省送到侍御史黎確奏：準尚書省劄子，五月十八日同奉聖旨：“訪聞昨來京城圍閉，王府、主第及宗室、戚里之家，以至庶民，根括金銀，官司周懿文、王及之、余大均、胡思、陳沖等，因緣為奸，隱匿財物萬數浩瀚，及聚飲歌樂，無所不為。士大夫負國至此，難以一例寬貸。可差黎確、馬伸就臺根勘，具案聞奏施行。”洪芻罷諫議大夫，張才卿罷刑部郎中，胡思、王及之、余大均、周懿文、陳沖並先已放罷。今勘到具撮明白刑名下項：降受朝散郎、前太僕少卿陳沖，差往親懿宅抄劄，將王府果子喫用，摘花歸家，與內人同坐喫酒，令內人唱曲子；見牙簡隱匿，公然受犒賞酒，並錢將出，剩金銀，待隱匿入已收掌，未曾取。討絹六百一十五疋〔“討”疑為“計”〕。除輕罪外，準條監主自盜，合絞刑，贓罪處死，除名，該大赦原免，緣五月十八日奉聖旨“難以一例寬貸”，根勘聞奏。前大理卿周懿文抄劄景王府，喫蜜煎等，將摩孩羅、士女孩兒等歸家，受犒設酒，及喫宮人酒果交觀〔“觀”疑為“勸”〕，計贓六疋六尺。除罪外〔“除”下疑脫“輕”字〕，準條行下合杖六十；公罪贓外，笞五十。不曾計到摩孩羅贓，如不滿百文，系城內竊盜，杖八十；如滿百文，杖一百，贓罪定斷議贓外，杖九十，罰銅九斤，入官。放罷。在赦前，合原朝議大夫、前刑部郎中張才卿差起發懿親宅金銀，喫內人酒果等，與內人邊氏離三四步坐喫酒，令內人張福喜唱曲子，受犒設酒，將抄劄扇兒、摩孩羅等歸家，受酒估贓，計絹八疋羅七尺。除輕罪外，準條與所部接坐

，合徒二年；私罪官減外，徒二年半。罰銅三十斤入官。放朝散大夫洪芻差抄割見景王府祇候人曹三馬，後囑託余大均放出，將來本家同宿，顧作祇候人。準條監守自犯奸，合流三千里。私罪議減外，徒三年，追一官，罰銅二十斤，除名勒停。朝請郎、前吏部員外郎王及之抄割金銀，見官屬將甯德皇后親妹追提苦辱，並不施行，及喫受沂王府婕妤位酒食，不鈐束覺察人吏，與鄭紳家女使嬌奴等私通。及犒設酒，根括金銀，買抵包換入己。計贓二十五疋。除輕罪外，準條系以私物貿易官物計利，以盜論，合加徒流贓罪，追六官，除名勒停。朝散大夫、前司農卿胡思推擇張邦昌表內，添入諂奉語言，及抄割棣華宅，有祖宗實錄借看，及罷館伴，不合借破馬，太僕寺差到，馬點數不見，是大王府公然乘騎；不見實錄十冊，認是親事官失去。除輕罪外，系不應為重，合杖八十，贓罪外，杖六十，先次據於照人說出逐人罪犯。朝請郎、前添差開封少尹余大均往景王府喬貴妃位抄割到金銀，與內人喬念奴並坐飲酒唱曲子，以賁首金銀為由，放喬念奴乘馬歸家，收養作祇候人；隱藏根括籠子一隻，寄金銀庫內，於內取出麝香二十臍、餘被府尹納了。除輕罪外，據內不估到所盜麝香錢，如滿十貫，系監主自盜，加役流遠，追舉官，除名勒停。如滿三十五疋，合絞刑，贓罪除名。朝奉郎、主客員外郎李彝差往王府抄割，與內人曹氏等飲酒，及與內人喬念奴等飲酒並坐，知余大均、洪芻等待雇買曹氏等，放令逐便，請洪芻等筵會，令曹氏女使唱曲子。除輕罪外，準條，李彝系不應出謁而出謁，合徒二年，私罪追兩官，勒停。案後收坐，該赦原。五月十八日同奉聖旨：余大均、陳冲、洪芻情犯深重，論並當誅戮，各特貸命，除名勒停，長流沙門島，永不放還，至登州交割；張才卿責受文州別駕，雷州安置；李彝責授茂州別駕，新州安置；王及之責授隨州別駕，南恩州安置；周懿文責授隴州別駕，英州安置；胡思責授沂州別駕，連州安置。並依斷。其後駒父渡海有詩云：“關山不隔還家夢，風月猶隨過海身。”竟沒於島上，又由婦人焉，死甚可哀，言之醜也，不欲宣之。有子枏，字仲本，亦能詩，為徐師川婿，嘗出知永州。

黃進者，本舒州村人。少為富室蒼頭奴，隨其主翁為父擇葬地於郊外山間。每葬師偕行，得一穴最勝，師指示其主云：“葬此，它日須出名將。”進在傍默識之。是夕，乃挈其父之遺骸瘞於其所，主家初不知為何人也。已而逃去為盜，坐法黥流。又數年，天下亂，進鳩集黨類，改涅其面為兩旗，自號“旗兒軍”，寇攘淮甸間，人頗識之。朝廷遣兵捕之，遂以眾降，制授右階。後累立戰功，至防禦使。

自紹興講和以來，金使經由官私牌額，悉以紙覆之，蓋常年之例也。隆興間，金使往天竺山燒香，過太學門，臨安尹命官吏持紙往幕“太學”二字。有

直學程宏圖者，欄襍立其下，曰：“太學，賢士之關，國家儲材之地，何歉於遠夷？”堅執不令登梯。吏以白于尹，尹以上聞，阜陵嘉歎久之，遂免。至今循之。宏圖後登第，上記其姓名，喜其有守，擢大理司直，遷丞而卒。宏圖，番陽人，詞翰亦佳，然使酒難近，人多忌之。

乾道中，趙渭礪老為臨安尹。時巨璫甘昇，權震一時，有別墅在西湖惠照寺西，地連郡之社壇，昇欲取以廣其圃，礪老欣然領命。有州學教授者，入議狀，以謂“戎祀國之大事，豈可輕狗閭寺之欲，易不屋之祭耶？”力爭之，卒不能奪而止。忘其姓名，或云石斗陸九淵，未知孰是焉。

錢處和，紹興〔“興”原作“熙”，據宋史卷三八五錢端禮傳改。〕甲子歲為明州通判，招魏南夫處賓館。史直翁乃南夫同舍生，偶罹橫逆拘系。適歲當行科舉，南夫為請於處和，處和憐之，懇太守始得就試，遂預首薦。明年，登進士第，調餘姚尉，復與南夫為代。其後二公皆登揆路。處和雖止參預，然常行宰相事。異哉！

思陵紹興乙亥歲，秦檜之殂，更化之初，竄告訐之徒張常先而下前後凡十四人。此盛德大業，恥言人過，仁厚之風。合符昭陵。後來編纂《聖政錄》，適秉筆之臣，有托其間，群從者略而不書，是致讀者為之憤然。近修《實錄》乃用其徒子弟位長史局，不但未必發明偉績，且使秦氏奸惡，殆將併揜，深用歎惋。

高抑崇閱，紹興中為禮部侍郎，忤秦檜，以本官奉祠四明裏中。疾篤丐休致，且以書懇于秦，覬復職名，庶幾祿及後人。蓋是時有制，雖侍從未復元職，格其賞延故也。述其窮困之狀，言極激切。秦覽書，初亦憐之，呼持書之僕來，詢其生計如何。而僕者強解事，乃為誇大之語，妄增其產業以白于秦。秦怒云：“高抑崇死猶誑人如此。”竟寢其請。至秦亡，始追賁次對而獲恤典。

隆興初，有太學生張行簡者，臨安人也。嘗與同舍生遊西湖，俱大醉，委之而去，臥於大佛頭石像之陰。夜半，月色如晝，酒亦少醒。有素衣婦人者至其所，云：“妾家距此不遠，可同歸少歟否？”生領略之。至其舍，屋宇帷帳甚為雅潔，亦有使令之屬，逢迎悉如意旨，遂寓止焉。由是流連數日，燕飲甚歡，情意既洽，遂至忘歸。婦曰：“君懷家否？往返當自若也。”自是生時造之，益以膠固。生曰：“吾家稍寬敞，可以偕往否？”婦曰：“此亦不憚，但有所礙而不可入禁城，奈何！”再三詢之，云：“君誠有意，可訪尋鵝梧丁二枚，貼於錢塘門，即無所懼矣。”生扣問為何物，婦曰：“刑人之杖瘡膏藥曆也。”生為經營得之。抱關者疑而問焉，生云：“有所厭勝而然耳。”已而，婦果與之俱造其廬，亦無以異于常人。然自此多疾疢，日覺羸瘠。忽有道人至其門，見之，云：“君之所遇，乃草木之妖，若不捨之，必有性命之虞。

生皇懼，詢之，曰：“此魅不敢過江，且亟往浙東避之即免。”生從其言。挈囊登舟之際，婦人者踉跳戟手岸側而詈。既次會稽，偶有同齋生延佇以處，自是日向安寧，出入起居如常。積是三閱寒暑，或有勉其還家者，且曰：“歲月既久，魅必他往，不能為祟，可無所慮焉。”生於是整棹西歸。方登石塘，婦已先在焉，喜氣可掬，遂與之同歸。不數月，生疾復作而死，竟不知為何怪也。

隆興三年，趙丞相汝愚，廷試第一。時外舅為刑部侍郎，臚傳既歸，明清啟云：“適曾稱賀否？宗室魁天下，今日創見，可謂熙朝盛事，禮宜慶。”外舅擊節云：“班行中適無一人舉此，今無及矣。”太息久之。

紹興乙卯，張安國為右史，明清與仲信兄在左，鄭舉善、郭世模從范、李大正正之、李泳子永多館于安國家。春日，諸友同游西湖，至普安寺。於窗戶間得玉釵半股、青蚨半文，想是遊人歡洽所分授偶遺之者。各賦詩以記其事，歸以錄示安國。安國云：“我當為諸公考校之。”明清云：“淒涼寶鈿初分際，愁絕清光欲破時。”安國云：“仲言宜在第一。”俯仰今四十餘年矣，主賓六人俱為泉下之塵，明清獨苟存於世，追懷如夢，黯而記之。

左與言，天臺之名士大夫也。其孫哀其樂章，求為序其後云：政宣之際，文物鼎盛，異才坱出。天臺左君與言，委羽之詩裔，飽經史而下筆有神，名重一時，學者之所敬仰。策名之後，籍甚宦途，屢彰美效，藹聞薦紳。著書立言，自託不朽。平日行事，蓋見之國子虞仲容所述志碑詳矣。吟詠詩句，清新嫵麗，而樂府之詞，調高韻勝，好事者尤所爭先快睹。豪右左戚，尊席一笑，增氣忘倦。承平之日，錢塘幕府樂籍，有名姝張足女名濃者，色藝妙天下，君頗顧之。如“無所事，盈盈秋水，淡淡春山”，與“一段離愁堪畫處，橫風斜雨搖衰柳”，及“堆雲翦水，滴粉搓酥”，皆為濃而作。當時都人有“曉風殘月柳三變，滴粉搓酥左與言”之對，其風流人物可以想像。俶擾之後，濃委身于立勳大將家，易姓章，遂疏封大國。紹興中，君因覓官行闕，暇日訪西湖兩山間，忽逢車輿甚盛，中睹一麗人，褰簾顧君而顰曰：“如今若把菱花照，猶恐相逢是夢中。”視之，乃濃也。君醒然悟入，即拂衣東渡，一意空門，不復以名利關心。老禪宿德，莫不降伏皈依。此殆與夫僧史所載樓子和尚公案，若合一契。君之孫文本，編次遺詞若干首，名曰《筠翁長短句》，欲以刻行，求余為序。筠翁，君之自號，與言其字，字蓋析其名云。余既識之，服膺三歎，併為書此一段奇事。

紹興辛巳冬，完顏亮自斃於揚州。明年正月，詔起外舅方務德帥淮西，明清實從行。至建康，與張安國會於郊外。安國之妹夫季瞻伯山、外姑之甥鄭端本德初共途，皆士子也。是時得旨，令募童行往擄戰沒之骸於淮上，外舅從蔣

山天禧二寺得二十輩。以二月六日，自採石共一大艦渡長江。是夏，孝宗即位，明清與伯山、德初俱以異姓補官，外舅、安國皆正席禁路，僧雛悉祝髮為浮屠，想是日日辰絕佳耳。

歐陽文忠公詩云蘇子美挽詞“奏邸獄冤誰與辨，高橋客死世通悲”，以為用事親切，而世不知“高橋客死”之義。後來，紹興中，秦熺勢方鼎盛，嘗托其客陸升之仲高下問於明清。偶省記得見《吳地記》，後漢梁鴻客食吳門，死于高橋，而子美亦然，因以告之，熺甚以賞激。未幾，會之殂，熺亦逐矣。

紹興辛酉冬，仲信兄客臨安，嘗觀是歲南郊儀仗于龍山茶肆。忽一長鬚偉男子，衣青布袍，於稠人中歎息云：“吾元豐五年游京師，一見之後，不曾再睹。今日之盛，殆與昔時無異焉。”仲信知其異人也，亟下拜，俛興已失之矣。

紹熙癸丑歲，明清任簽書甯國軍節度判官，時括蒼蔣世修繼周，以獨座前資來為郡守。宣城舊例，每發軍食，則幕職兵官俱集倉中。是歲十二月散糧，明清以私務入倉小緩，逮至其門，見諸君聯車而出，悉有倉黃之狀。詢之。曰：“通判周世修建議，欲以去歲舊粟支其半，群卒惡其陳腐，橫挺於庭，出不遜語，欲入白黃堂矣。”且眾兵隨其後。明清亟止之云：“可復歸舊次。”一面令車前二卒長傳呼喻之云：“僉判適自府中來，已得中丞台旨，令盡支新米。”亟令專知吏往白史君，告以從權便宜之故。於是卒徒歡呼帖服，無敢嘩者。不然亦幾殆焉。蔣守由此遂相論薦，然露章中不欲及也。

汪彥章在京師，嘗作小闕云：“新月娟娟，夜寒江靜山涵斗。起來搔首，梅影橫窗瘦。好個霜天，閑卻傳杯手。君知否？亂鴉啼後，歸興濃如酒。”紹興中，彥章知徽州，仍令席間聲之。坐客有挾怨者，亟以納櫓相指為新制，以譏會之。會之怒，諷言者遷之於永。

王綸字子霞。其家嘗有神降，自稱西華寶懿夫人，年二十餘，絕代之容也。其形或隱或現。有二詩以遺子霞，今錄於左：“靈臺本清明，花木相葳蕤。宮深藏白日，金堂吐華輝。彈棋玉局寒，鬥草珠露晞。閨苑多美人，形飛心不移。醉眼憑春風，惟有蝴蝶知。如何忽相失，負我雲際期。而今兩鬢腳，迤邐秋婦絲。紫清祕消息，行雲住無時。世間若寂寞，空此隨盛衰。”又云：“洞境春色長，人間夜寒早。西真不翦天外花，東君自斲雲邊草。玉女鉶萼香滿枝，碧玉養根紅落稀。青玉樓臺二十里，二十里花盡桃李。淩風人去鶴不還，萬年依舊瑤池水。闌干有曲通太無，寶井霞牽金轆轤。風回紫繖繡衣卷，流金影轉煙鸞孤。可憐世事杳難盡，至道雖元眉睫近。埃塵點染空自悲，此時不來來何時。”字畫尤佳，今尚藏子霞所，雖置在李太白詩中，誰復疑其非耶。

靖康丙午〔“午”原作“子”，按靖康元年為丙午。〕，何文績〔“桌

”，口內“一”爲“欠”}作相，敵騎初退時，議欲率文武百僚拜乞乾龍節上壽，文績命吏部郎中方允迪元若為三表，才上，即允所請，後二表不復用。文績與允迪東稱歎不已，且云：“恨不果用，然當誦佳句於百僚之士也。”今列於後：

第二表云：立為天子，肇興黃帝之英姿；請祝聖人，允執唐堯之謙柄。載陳悃悃，冀動淵衷。（中謝。）恭惟皇帝陛下，勇智生知，聰明性稟。東宮主器，盛德久孚於寰瀛；內禪膺圖，大計果安於社稷。厲精為治，側身修行，儉奉己而厚事親，寬禦眾而亟承祖。維震夙之令旦，萃普率之歡呼。五百歲為春秋，寧俯稽于南楚；一千年而華實，盍遠取于西池。何睿意之勿休，當縟儀而固拒。伏望昭一人之有慶，納萬壽之無疆。陋彼太宗，南向辭而必再；超乎孝武，中嶽呼而止三。幸賜俞音，式符公願。

第三表云：節紀千秋，歸美游形於剡牘；享加三夏，隆謙再卻乎舉觴。效罄輿情，頗幹宸聽。皇帝陛下兆于變化，生而神靈。舉建己誕彌之辰，應流虹長發之端。盡仁皇之忠厚，指乾元于向辰；有神祖之聰明，數同天於過信。正心誠意，勤邦儉家。地闢天開而除妖災，雷厲風行而成功治。龍樓問寢，欣西宮鳴蹕之還；虎符發兵，致北鄙控弦之遠。式全丕構，允謂中興。豈有首臨蘭殿之期，而當力拒華封之祝？伏望皇帝陛下，制行不以己，斂福用錫民。登五成三，偉示慈之高宴；桑田東海，協稱壽之歡謠。罔違就日之懷，克受後天之算。

玉照新志·卷六

陳橋驛，在京師陳橋、封丘二門之間，唐為上元驛，朱全忠縱火欲害李克用之所，藝祖啟運立極之地也。始藝祖推戴之初，陳橋守門者拒而不納，遂如封丘門，抱關吏望風啟鑰。逮即帝位，斬封丘而官陳橋者，以旌其忠於所事焉。後來以陳橋驛為班荆館，為夷使迎餞之所。至宣和五年，因曾讜建言，遂命羽流居之，錫號曰鴻烈觀。俟擾之後，又不知如何耳。讜字徽言，魯公之曾孫，慥之父也。

宋咸茂談錄云：祖宗以來，殿試用三題，為以先納卷子、無雜犯者為魁。開寶八年廷考，王嗣宗與陳識齊納賦卷，藝祖命二人角力以爭之，而嗣宗勝焉，嗣宗遂居第一名，而以識為第二人。其後嗣宗帥長安，種放自從官歸終南山舊隱。一日，嗣宗往訪之，放命諸侄羅拜，而嗣宗倨受之，放以為非而誚焉。嗣宗怒云：“舍人教牧牛兒時，嗣宗已狀元及第矣。”放曰：“吾豈與‘角力兒’較曲直耶？”遂至忿爭。事既上聞，詔放徙居洛川以避之。已上宋錄中云，蓋亦略見之《三朝史》矣。而司馬溫公《涑水紀聞》乃云：“嗣宗與趙昌言角力而勝。”昌言乃太平興國四年胡旦榜第二人，嗣宗廷試所爭乃陳識，溫公

所紀偶誤焉。嗣宗是歲以橋樑渡長江為賦題，蓋當年下江南一時勝捷故耳。

蔡襄在昭陵朝，與歐陽文忠公齊名一時。英宗即位，韓魏公當國，首薦二公，同登政府。先是，君謨守泉州日，晉江令章拱之在任不法，君謨按以贓罪，坐廢終身。拱之，望之表民同胞也。至是，既訟冤於朝，又撰造君謨《乞不立厚陵為皇子疏》刊板印售于相藍。中人市得之，遂幹乙覽，英宗大怒，君謨幾陷不測。魏公力為營救。事見司馬溫公齋記及歐公奏事錄，記之甚詳。君謨終不自安，乞補外，出官杭州。已而憂去，遂終。故魏公與君謨帖云：“尚抑柄用，此當軸者之愧也。”親筆今藏呂子和平叔處。

先祖舊字子野，未登第少年日，攜歐文忠公書贄見王文恪于宛丘。一見甚青顧，云：“某與公俱六一先生門下士，他日齊名不在我下。‘子野’前已有之，當以我之字為遺。”先祖遂更字曰樂道。今世多指為一人。先祖位雖不及文恪，而名譽籍甚于熙、豐、符、祐之時。文恪長子仲弓實韓持國婿，持國夫人實祖母親姑，由是情益以稔熟。仲弓之弟即幼安，始名寧，後以有犯法抵死者，故易名襄，而仍舊字。靖康初，以知樞密院為南道總管，辟先人為屬，偕行。有《督勤王師檄文》，薦紳多能誦之。

秦檜初擢第，王仲〔山完〕以其子妻之。仲〔山完〕後避靖康諱，改名仲山。仲山朴魯庸人也，禹玉子。而鄭達夫，禹玉婿，達夫之室，蓋檜妻之親姑也。達夫當闕，處以密州教授。翟公巽為守，前席之；代還，薦於朝，得學官。繼而夤緣鄭氏，中宏詞科。吳玠力薦其才學，除郎。靖康中，張邦昌使金，辟置為屬以行。邦昌使還，拜相，屬呂舜徒好問薦引入臺，浸遷中司。金酋粘罕妄有易置君位，監察禦史馬伸首倡大義，上書粘罕言甚不然，檜偶為臺長，列名為冠。酋怒，拘檜與其妻王氏于北方。檜既陷金，無以自存，托跡於金之左戚悟室之門。悟室素主和議者也。凡經四載，乃授以旨意，得其要領，約以待時而舉，密縱之，使挈其妻航海南歸，抵漣水軍。敵始至淮上，既退，郡人推土豪丁超者領郡事。敵再至，遂殺超。敵退，眾復推超子祺領軍事，年方十八九矣。祺假舟至楚州，令典客王安道偕行，幾為郡守楊揆所斬，賴揆之館賓管當可掄之得免。時韓蘄王世忠駐軍高郵，會之不敢取道於彼，復自楚泛洋至會稽，入三江門。思陵方自溫明乘槎入越，暫以駐驛。富季申為中丞，露章乞遜其職於檜，上亦懷其前日之忠，即從季申之請。尋登政府，繼拜右揆，引公巽為參政，季申為右府。富、翟二公後卒不合而紛競。二公罷政，然悉存其職名，示以報德。檜乃建“北客歸北，南人留南”之策，蓋欲與悟室相應。大拂人情，遂從策免。故制云：“自詭得權而舉事，嘗聳動于四方；逮茲居位以陳謀，首建明於二策。罔燭厥理，殊乖素期。”褫職告云：“聳動四方之聽，朕志為移；建明二策之謀，爾材可見。”投閑屢歲，呂頤浩、趙鼎、張浚前

後為相，皆主戰者也。適鄺瓊以廬州叛，而德遠以弗績責。粘罕誅死。劉豫廢斥，悟室大用事。思陵興念疆場生靈，久罹鋒鏑，亦厭佳兵。檜起帥浙東，入對之際，揣摩天意，適中機會，申講和之謀，遂為己任焉。大契淵衷，繼命再相，以成其事。凡敵中按籍所取北客，悉以遣行，盡取兵權，殺岳飛父子，其議乃定。逮太母回鑾，臥鼓滅烽逾二十年，此檜之功不可掩者也。故洪光弼於稠人廣眾中，昌言室撚托其寄聲之語〔“室撚”原作“悟室”，所宋史洪皓傳、秦檜傳改。〕，切中其病，乃遭遠竄。及夫求表勳之後，挾金之勢，權傾海內，不知有上。鈐制中外，脅持薦紳，開告訐之門，興羅織之獄，士大夫重足而立。使其無死，奈何！後來，完顏亮舉國南寇，豕突兩淮，極其蹂踐。適有天幸，顏亮自斃，不然，殆哉！由檜之軍政弛備所以致此，檜之罪不可逃者也。紀之於帙，可不戒哉！其後挽達夫之子億年視儀執政。开以滔天之罪，流于南州，既放逐，便卜居於章貢。以其婿曾慥作郡守，王安道為江淮守帥，以禪為觀察使，邦昌家屬悉得還浙中，皆酬私恩也。

秦檜既殺岳氏父子，其子若孫皆徙重湖閩嶺，日賑錢米以活其命。紹興間，有知名士知漳州者，建言：“叛逆之後不應存留，乞絕其所急，使盡殘年。”秦得其牘，令割付岳氏知而已。士大夫為官爵所釣，用心至是，可謂“狗彘不食其餘”矣。不欲顯言其姓名，以為薦紳之玷。

明清前志紀孫仲益童子之年對東坡先生之句，始得之仲益之從子長文，云其家世居毗陵之洛社，蓋仲益之先人教村童於市中，東坡元祐四年自禁林出牧杭州時也。案仲益以辛酉生，是年八歲矣。近觀周益公仲益之集序云，得之于葛常之立方所著《韻語陽秋》，且辨之云：“東坡自南海歸時，仲益已年二十一矣，當是元豐乙丑自汴過常州時。”東坡自黃州內徙，未始至洛社，而海南歸，終於毗陵。由是而知葛、周二說皆非，當以長文之言為正也。

東坡先生南遷北歸，次毗陵時，久旱得雨，有里人袁點思與有一絕云：“青蓋美人回鳳帶，繡衣男子返雲車。上天一笑渾無事，從此人間樂有餘。”書以呈東坡。坡大喜，為之重寫，且以手束褒之。至今袁氏刻石藏於家。點字思與，後登第，仕至朝請大夫，以名字典郡云。〔“字”字疑訛〕

仲彌性并，淮上知名士也。登第之後，諸侯交辟，久之，得通判湖州。楊娼韻者，以色藝顯名一時，彌性感之，誓與偕老。韻以誕日嘗作醮供，彌性為代作醮詞云：“身若萍浮，尚乞憐於塵世；命如葉薄，敢祈祐於元穹。適屆生初，用輸誠曲。妾緣業如許，流落至今。桃李半殘，何滋於苑囿；燕鶯已懶，空鎖於樊籠。隻影自憐，寸心誰亮？香爐經卷，早修清淨之緣；歌扇舞衫，尚掛平康之籍。伏願來吉祥於天上，脫禁錮於人間。改往修來，收因結果。辟纁織履，早諧夫夫婦婦之儀；墮珥遺簪，永脫暮暮朝朝之苦。人之所願，天

不可誣。”仲楊故事雖甚親切，然黷穹甚矣，尋即俱去。適王承可鉞為郡守，與之啟云：“方將歌別駕之功，聞已泛扁舟而去。”已而興大獄，彌性坐廢二十餘年，逮秦檜殂，始獲昭雪。繼而入丞光祿，出守蘄春，以疾終於淮東儀幕。

嘉祐末，有人攜一巨魚入京師，而能人言，號曰“海哥”，銜耀於市井間。豪右左戚爭先快睹，亦嘗召至禁中。由是纏頭賞賚，所獲盈積。常自聲一辭云：“海哥風措。被漁人下網打住。將在帝城中，每日教言語。甚時節、放我歸去？龍王傳語，這裏思量你，千回萬度。螃蟹最恓惶，鮎魚尤憂慮。”李氏園作場，躍入池中，不復可獲。是歲，黃河大決，水入都門，壞民室宇數百家。已而昭陵升遐。

熙寧辛亥壬子聞武侯李〔“聞”疑“間”之誤，又明本“李”作“事”〕，忘其名，以供奉官為衡州管界巡檢。一日，捕盜入九疑山，深歷岩洞，人跡罕到，忽瞻絕嶺，路窮不可上。徘徊民舍，遙見嶺中間有青煙一點，了然可辨。指以示村民，云：“居常見之，但不知為何人所燎，樵夫牧子皆不能到也。”李侯識其處，歸以告同姓李君彥高者。李君業文，志未就，嘗以養生不死為意，每聞有方士異人，必訪之，與遊處者皆此類，恨未有得也。聞侯言，頗喜。即裹糧，假侯所與同行從者一人，往詣之。至其所，則獨尋路望青煙處，攀緣藤而上，嶮危備曆。忽得平地，有草堂三數間。叩門而入，見一老人燕坐其中。忽睹李君，驚相謂曰：“何為至此？此非人跡可到也。”李揖前，敘以久慕仙道，聞所聞而來。老人笑揖，與之坐。李問老人姓名。曰：“吾唐末人，因離亂避世，隱曆名山，來此亦三五十春秋矣。姓邢氏，名字不必問，吾亦不欲聞於世。”李意其為邢和璞，問之。則曰：“非也。”因問李曰：“吾避世久，不接人事，聞今國號宋，不知天子姓氏，傳代幾葉，年號謂何？”又指面前二小池，仍有竹筒作刻漏狀，曰：“從來甲子日辰，吾盡知之。今日乃何日。所不知者國姓、年號耳。”李因盡告以熙寧天子姓號，傳序年月。仙老頷之而已。李又問：“仙翁居此既久，曾略下山乎？”曰：“從來此，凡三因取水到半山下，他時未嘗出也。”因叩以仙經道術要訣。則曰：“此當修養自到，難以口耳傳授。”但以修心治性，凡為人倫、慈愛、忠孝事告之。李不得問，糧盡乃歸。又數日，即為五日糧裹之而去，復至其所。其人笑喜問勞，李遂留五日。復叩之，則告以吐納鍊養之事。每坐語倦，則援瑟鼓之，其聲韻非世間之音。李絕不能辨其曲操，但覺草堂中逡巡如驚雷怒濤之聲，既罷，而餘韻不絕也。左右凡四窗，皆長。几上文史如世間書，李竊視之，皆墨字天篆古文，間以朱字，如刊正校讎者，李皆不能曉。五日糧盡，又歸。歸數日，又攜五日糧以往，仙翁復笑延之如故，漸無間矣。李復叩之，遂以內丹真訣

語之。李所說如此，恐其別有得，亦不傳也。因謂李曰：“吾以天上校對天書，自有程課，不須復來，恐妨吾事，吾亦不久徙居他處矣。”李問以窗間道書。云：“此皆仙房所著天上書，凡系仙籍，皆與分校勘。此吾所校，已則歸之，別給他書也。”因贈李十二詩，臨行又書一絕，皆天篆古文，李初莫能識。其後竟不復往，莫知所之也。李得詩凡與同志或吾徒中善隸篆者討尋十八年，方盡識十三篇，遂以傳世。李今在衡、汾、湘間，頗有所得，但人無知者耳。羅君言如此。羅善篆，親授於李君天篆本摹之，許他時見贈，因默記十三篇，手錄示予，云：“此湘潭羅仲衡所記”云。詩列於後。

其題云《詩贈晚學李君》。

虛皇天詔下仙家，不久星橫借客槎。壁上風雲三尺劍，林前龍虎一爐砂。行乘海嶼千年鶴，坐折壺中四季花。為愛《陰符》問玄義，更隨驪海入煙霞。

久掩山齋看古經，但矜〔員〕鶴事高情。爐中且喜丹砂死，岩下近聞朱草生。

堪鄙塵寰馳妄理，莫教流俗聽希聲。清溪有路無人識，獨弄滄浪一濯纓。詰曲川原幾里深，偶尋岩壑在前林。長懷萬古典墳樂，果稱幾年泉石心。將著道經延白日，偷收岩藥化黃金。山中欲訪逍遙客，為報白雲深處尋。人稀境靜絕塵埃，野客尋源或到來。怪石結成真洞府，亂山堆就假樓臺。久窮至理難期老，獨放真機學未該。得共山翁話虛寂，不妨岩下且徘徊。翠微堆裏隱雲煙，石擁藤蘿小洞天。常篆丹符驅木魅，每呼山鬼汲溪泉。養成玉座千年石，煉過河車九轉鉛。記得潛虛真伴侶，出門爭贈買山錢。秋景澄清物象希，山家沉寂俗難齊。常聽嶺瀑連雲瀉，時有林猿隔岫啼。月黑笈明靈武動，夜寒囊破蹇驢嘶。收身已脫人間世，贏得煙蘿在處題。丹雄初伏櫃方靈，萬里蓬壺第一程。神室不封添夜火，金砂新浴煉真形。稚川筐裏藏丹訣，《鴻寶》方中檢藥名。既得仙人小龍虎，便尋根本到長生。

旋滴岩頭石裏泉，研硃將點洞靈篇。只看壁外數千卷，勝走人間三百年。何事役心求妙友，便須窮理到真仙。竹關松徑逍遙境，雅使山翁悠意眠。眼前龍虎實紛紜，說破丹砂世莫聞。故脫衣冠尋舊隱，便將猿鶴入深雲。閑編野錄前朝事，靜校仙經古篆文。滿腹分明惟自識，塵寰誰認紫陽君？無言隱几閉松扃，萬古襟懷獨自靈。筆研特鋪三卷篆，彈冠嘗動一簪星。青童去擲南山朮，野客來尋北帝經。天道不須窺牖見，滿門山嶽自青青。山家何物是知音，也勝人間枉用心。學就萬年龜喘息，習成千歲鶴呻吟。沖和久養通靈獸，關節常調不死禽。獨對翠微誰更問，鼎分三足伴光陰。

世事功名不足論，好乘年少入真門。渾如一夢莊仙蝶，況是千年柱史孫。

須向《黃庭》分內外，不交《周易》秘乾坤。他年陵谷還遷變，家住蓬瀛我尚存。

外一絕云：

日轉蓬窗影漸移，羅浮舊隱別多時。瀛州伴侶無消息，風撼岩前紫桂枝。

靖康元年，金人初犯京師，種師道為宣撫使，李伯紀以右丞為親征行營使。伯紀命大將姚平仲謀劫賊寨，數日前，行路皆知之，敵先為備。初出師，以為功在頃刻，令屬官方允迪為露布。忽報失利，上震驚，於是免伯紀，師道亦罷，復建和議。汪彥章《靖康詔旨》云“方會之文”，非也。今列於後：

臣聞天生五材，自古無去兵之理；武有七德，聖王以保大為先。蓋中國之撫四夷，猶上穹之統群物，必春生而秋殺，當仁育而義正。故黃帝神靈，爰親征于涿鹿。高宗嘉靖，尚遠克于鬼方。夏禹舞干而格有苗，周宣飾車而伐玁狁。著在前籍，蔚為顯庸。矧當真人之勃興，端慎昌時之全盛。蠢爾羯寇，干於天誅。猛將如雲，憤四郊之多壘；元甲耀日，赫一怒以安民。爰鋪張于洪休，以明示於德意。恭惟皇帝陛下，勇由天錫，聖本生知。挺表正萬邦之資，擅冠帶百蠻之勢。《春秋》書王者大一統，會茲禦極之年；夷狄聞中國有至仁，盍效充庭之貢。顧肅慎之末裔，為女真之小邦。宜修獻楮之恭，自甘張革之陋。乃連叛將，共縱野心。始盜燕雲之七州，旋陷瀋邢之兩郡。敢踰天險，徑窺日畿。負上皇不貲之異恩，恣其悖侮；意天朝久安而弛備，可以憑陵。驟驅羊群，輒攻雉堞。注飛矢以如雨，僅此射天；倚長梯而侵雲，難於超海。盡矣豺狼之技，屹然金湯之雄。少卻陣以暫休，假請和而驕索，求五府巨儲之金帛，割三鎮難捐之土疆。且質宰臣，仍要帝弟。惟兼憂外夷之生命，深軫淵衷，而曲從近弼之遠猷，勉徇谿欲。其金賊謂我怯懦，愈懷貪婪。斂重賂而弗厭，散輕兵而益騁。蹈籍我郡縣，驚擾我輔邑，虜掠我人民，敝攘我牛馬。發塚取貨，增盛怒于田單；髡髮為兵，渺長思于管仲。神奪其魄，肆眈荒淫，罪通於天，決取殄滅。特游魂於死地，似絕命於歸途。可破之形，有識共見。臣恪遵睿訓，大整軍容。近越三旬之間，式備六師之眾。威名有素，敢期草木之能知〔明本“知”作“兵”〕；號令所加，庶幾旗幟之改色。數出精銳，分據要衝。擁旄之宿將鼎來，勤王之勇士霧集。正月某日，某官種師道統若干人來；某日，某官姚平仲統若干人來；某官種師中統若干人來，（諸處將兵，排日以列於此，以誇大之。）各懷義概，願淨妖氛。奮不顧身，古之名將弗過；前無橫陣，誓難與賊俱生。馳逐習而進止閑，約束明而申令熟。禦得其道而咸作使，慮善以動而惟厥時。以戰，誰能禦之；有禮，其可用也。籌運玉帳，無亡矢遺鏃之勞；氣吞沙場，斷匹馬奇輪之返。二月一日，計議已定，部分最嚴。

是夜子時，遣范瓊領二千騎，銜枚而西，斫營以入，致群賊之自擾，引大兵而夾攻、殺氣干霄，呼聲動地。臣於是時，躬帥禁旅，嗣承德音，出榮德門至班荊館，既親行陣而督戰，亦度緩急以濟師。蜚廉效靈，鼓疾風而向敵，回祿助順，扇烈火以燎原。天道甚明。人心爭奮。埽窟穴之盤結，變灰燼於須臾。臣又分兵以解范瓊之圍，遣騎以助平仲之進。疾如破竹，順若建瓴。日逐溫禺，已示染鐔釁鼓之狀。單于行說，將罹系頸笞背之刑。觀獲醜之繼來，信犁庭之可待。其金賊道窮矢盡，糧絕人饑，走尚占於即禽，鬥猶同於困獸。三日卯時，出師而載戰，圍賊壘者數重。士怒益張，馬逸不止。競執訊而折馘，紛蹀血而履腸。其日午時，某人先遣衛兵三百，易皇弟康王從行之人，出金賊不意，挾康王上馬，由某門以歸。眾智同符，神謀間發。全棠棣之愛，副鵲鴿之求。子儀見虜之誠，斯焉可擬；平原歸趙之計，彼若亡奇。其日申時，某人手刃金賊太子，某人擒獲叛將藥師。剿厥渠魁，垂街張不漏之網；生致反虜，下吏責未酬之恩。凶徒潰而冰消，餘眾驚而鳥散，亟加追躡，寧俾逋逃。寶貨具存，苟息詎慚于馬齒；武威方用，萇弘未議于虎皮。遂收十全之功，何謝八先之略。臣載惟上帝以儆晉佑宋，睿主以昌唐應天。日表龍姿，夙膺神與之異；風聲鶴唳，助成師至之威。豈容小醜之迷昏，未知初政之精厲，臨事而懼，雖有在庭之合辭；惟斷乃成，盡出當陽之獨運。果因多算，遂奏膚功，挽天河以洗甲兵，裂屬國而夷阬谷。受命清廟，方定謀以出征；飭喜端門，俄大獻而奏凱。火通甘泉而啟文帝，騎至渭水而激太宗。故知王業之難，允發天顏之喜。折隨何而置酒，效豈專於用儒；賀小白而舉觴，請無忘於在莒。臣猥參邇列，愧乏長才。聖謨洋洋，上稟新書之妙；虎臣矯矯，旁資群策之良。不敢貪天以為功，正欲與眾而偕樂。臣無任瞻天望聖、踴躍慶快之至，謹差某官，奉露布以聞。

建炎己酉春，康志升允之帥浙西，辟先人入幕府。時高宗皇帝六飛南幸，先人揣知金敵之亂未已也，辭之。臨行，移書志升，乞備西境，言極激切。是冬，敵騎果至，取道之境，悉如先人之言。今載於後：

某聞及其時而弗思，思之而不及，此天下事所以大壞而不可救藥也。先事而圖者，非利害有以見於外，英明有以主於內，則絲紛滿前，一是一非，何以適從。此賤子輒獻瞽言，冀於信察也。自以蒙名公殊遇有日矣，賓筵初啟，首蒙辟置，恩德重大，非特一己知之，士大夫傳以聳動也。昨辭去屬邑，不以為忤，未忍默默以負于門下也。切惟朝廷以錢塘重鎮、東南要衝控扼之地付於左右，拊綏制、置重任、兼而有之。明公虔奉睿意，令以威駕，風馳電駛，懲惡護善，百廢俱起。千里之間，歌頌載塗，杭民圖像以事，晨炷香如供佛、事父母。明公既保令名而與俱矣，則圖惟厥終，所謂公之安危即國家之安危，其可

忽哉！某仕於此，為日滋久，覽觀山川，考驗圖史，輒有以為耳目之助，而非苟然也。杭州在唐，繁雄不及姑蘇、會稽三郡，因錢氏建國始盛。請以其西境言之：北有常潤，下連大江，浙西觀察使治所在京口，蓋相距數百里形勢也。其東滄溟，雖海山際天，風濤豪壯，然海門中流至淺狹，不可浮大舟，匪夷狄能窺。其南則浙江以限吳越。惟州西境無大山長川，虛怯可虞。錢鏐本臨安人，始因宣歙群盜，米直曹師雄作亂，自鄉里起兵，保有臨安，人始因餘姚，至敗黃巢于八百里，威名益振，遂分建八都於兩境，精兵各千人，互相策應。新城縣聖安都，杜稜守之；富陽縣靜江都，聞人宇守之；臨安縣石鏡都，董昌守之；餘杭縣龍泉都，凌大舉守之；鹽官縣海昌都，則徐友及；北關鎮則劉孟容；臨平鎮則曹信；浙江鎮則阮結。又置都知兵馬寨于龍泉、臨安以為援。建八都堂於府第，日與賓幕聚議。至建霸府也，累世皆大興佛寺於西湖，匪特祈福為觀美而已，實據諸峰之險為候望也。結婚宣歙節度使田頔，犄角以備江南李氏。蓋錢鏐本臨安人，又立功起於西境，故知此形勢為盡，惟能保其西境。由今觀之，今昔雖異，利害一同。自餘杭龍泉無五十里，地名霍山，平路如砥，可徑抵城下。龍泉拒安吉、廣德甚邇。今日議者，惟于蘇潤二州，置帥宿兵，不知西境乃先務也。某愚戇過計，萬一敵騎過江，金陵不可攻，豕突直抵安吉、廣德，以搖錢塘，則數百里響動，是邦危矣。伏望台慈，察一方之利害，從邦人之至願，考八都舊跡，別行措置，聞諸朝廷，使金陵、宣、歙與我相為表裏，出兵據險守要，事無不濟。餘杭、臨安兩邑土豪，比諸縣最為驍銳，擇其守令，例假一官以鼓舞之，使扼其要路，逾于金湯之固矣。某少游蒲中，觀唐睢陽畫像，私切歎曰：“此眉宇英威凜然，真足以定睢陽矣，況其胸中哉！”今明公文武忠孝，屏翰王室，保斯人以更生，又朝奏夕下，與聖旨相唯諾，何惜建此於朝，而始終錢塘之人也。張睢陽守一城，捍天下以蔽遮江淮，沮遏賊勢。今皇輿新渡浙江，明公能自此郊大振軍聲，連絡江東，挫賊鋒，使胡馬不敢南牧。較事機輕重，張睢陽何足道哉！有《守禦圖》一本，隨以為獻。犯分妄言，無以辭誅。或稍因閒暇，呼之使前，更畢其初說，又幸矣。

曾吉父早歲入館，然平生不曾關陞，以故後來雖為監司、郡守，猶帶權發遣也。□□如州資□□□入縱有罷□□□薦剡自若□□也。吉父為廣西漕，嘗舉其屬吏姓黃者，改官赴部。告行，忽啟吉父云：“有一事久擬奉白，先生早往下關陞，于門生實有利害耳。”曾氏父子每與客言，以資一笑。徐敦立守滁陽，有郡博士葛鎮者，欲上書於朝，大詆王荊公，有云：“乞將王安石之親黨盡行竄謫，使天下後世以為邪說之勸。”以副本呈似敦立，敦立笑云：“度之斥謫不足道，然公卻有利害。”鎮詢其說，敦立笑云：“度乃王氏婿，倘從公言，折了一紙舉狀矣。”鎮赧然而退。二事特相類，併記之云。

詩話云：“昭陵時，近臣賦詩，一聯云：‘秦帝宮成陳勝起，明皇殿就祿山來。’或有譖於九重者，上覽其首句云‘朱衣吏引上高臺’，即不復視，天語以為器量如此，何足觀耶？謗焰遂熄。”嗚呼！昭陵豈不見全篇？倘盡以過目，則不可以回互矣。此堯舜之用心，宜乎享國長久。